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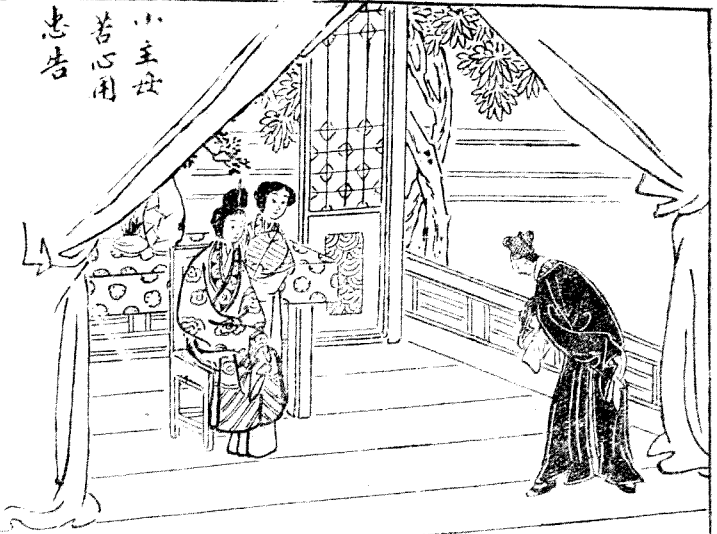
明季
四傑

唐祝文周全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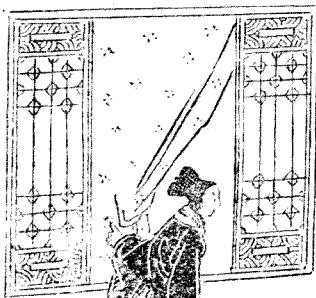
杭州武林書局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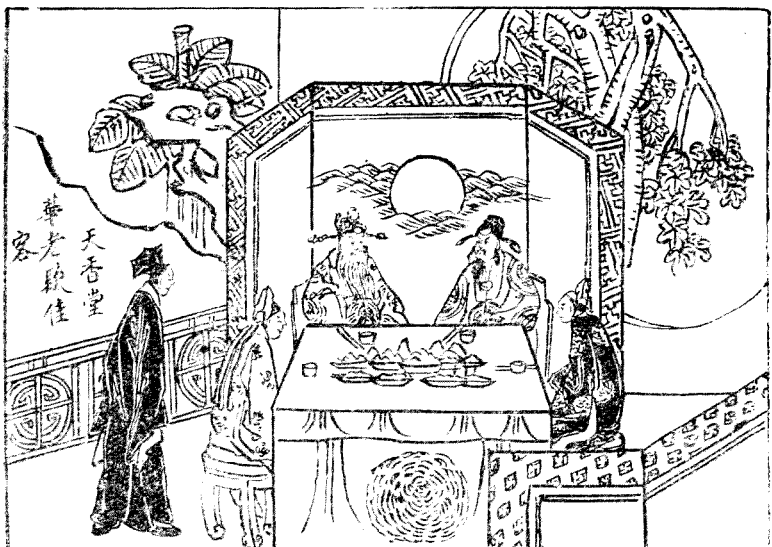


小主母
苦心用
忠告



欽公手妙語解人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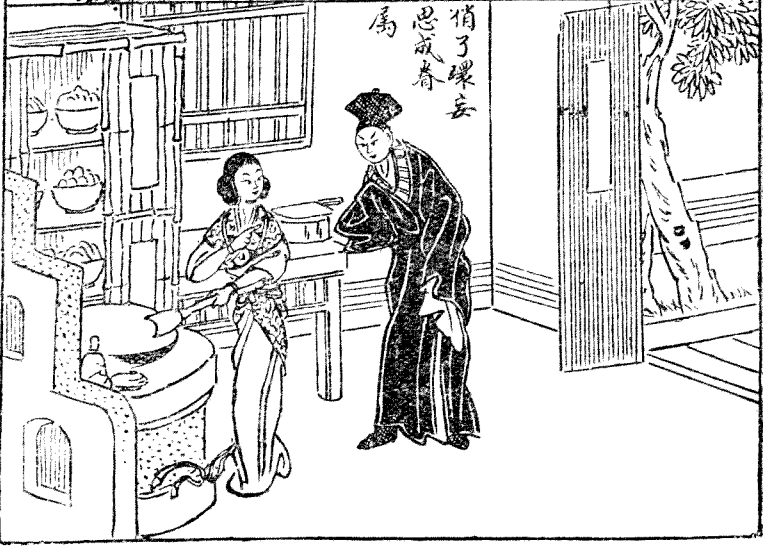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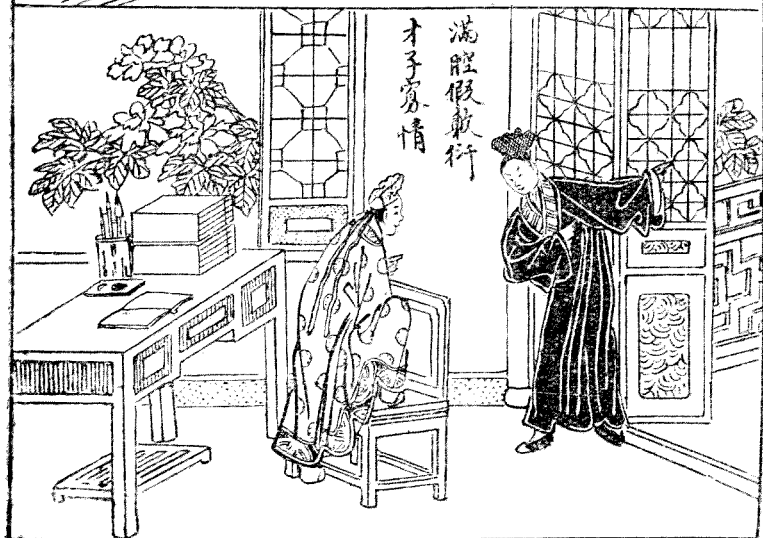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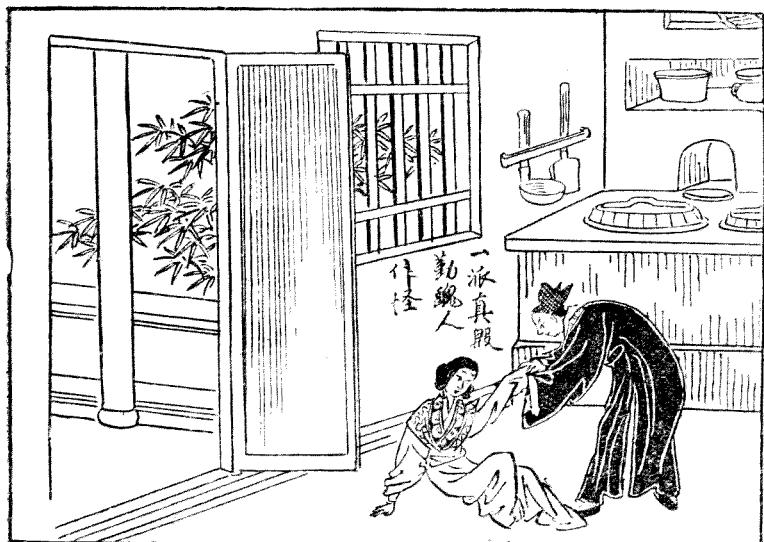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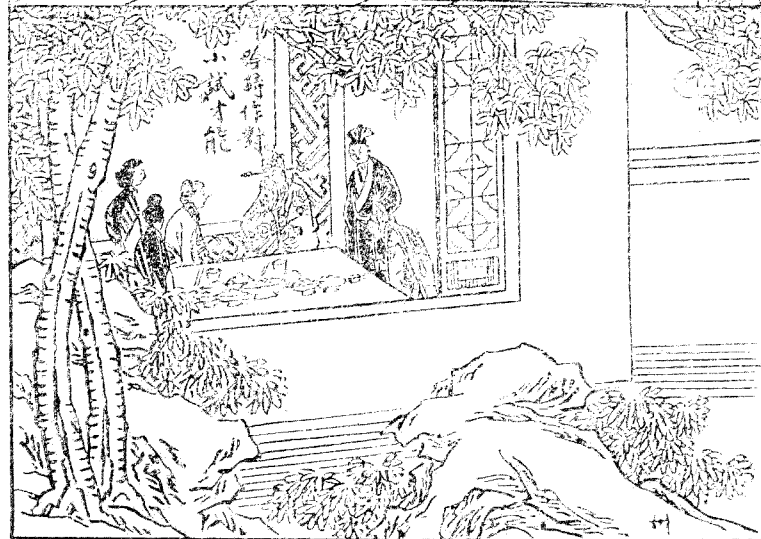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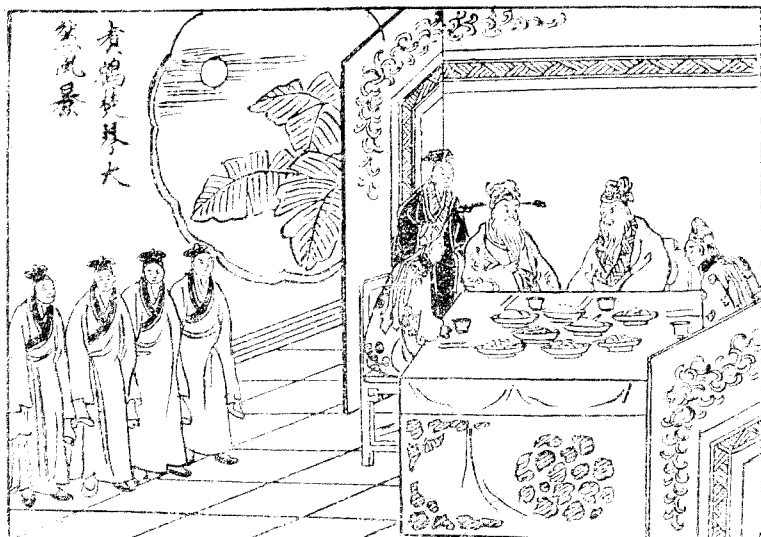
美解元作怪
裝神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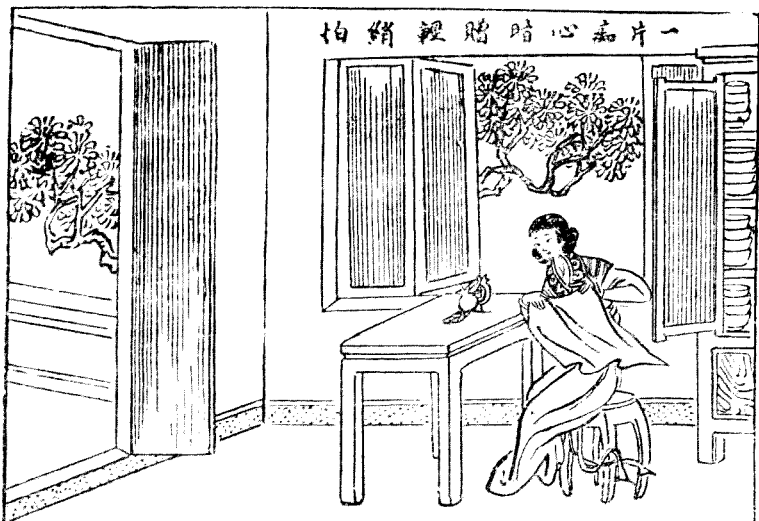
俏了環
思成眷
屬







一片心暗贈綃綃怕



十分好意空
開合卷筵



遊興濃
濃画師
坐山橋



雨絲片片
解元竟
輕舟



第二十五回

有目共賞人生何顛倒
叩頭如搗思想太新奇

石榴初進華府。恰好是一十八歲。太夫人因爲他辦事能幹。又燒得一手好菜肴。就叫她掌管小廚房。和別的丫環另眼看待。當時原要指定一個僮兒與她匹配。但是石榴抱定宗旨要選一個如意郎君。華府中許多僮兒一齊讓她挑選過了。也沒有一個合得上她的眼光。太夫人見她左也不配。右也不對。一片熱心也就漸漸冷了。不再提出這件事。從此石榴的寶貴青春。也就在不配不對聲中糊糊塗塗的蹉跎過去。現在整整的已是二十四歲。前後進華府足足的已有六個年頭。可是她抱定「年年十八歲」的宗旨。旁人問起她的年齡。她總是回說一十八歲。正和唐寅的一十八歲同一虛僞。但是唐寅的二十四歲。稱十八歲。

。實在是混充得過。誰也不會不信。石榴的一十八歲。那就相府中除却一對跛頭以外。誰都聽了要暗暗好笑。刁滑一些的僮兒。還會向她嘲笑。說他委實長得又嫩又美。再也看不上十八歲。最多只有十六歲。石榴聽了。不但不惱。反倒只有歡喜。這也是她的一種特別性情。今天唐寅進內叩見女主人。她因爲沒有趕上這個好機會。心裏正是說不出的懊喪。甚至眠食不安。幾乎害成單面相思。所以後來一見唐寅。竟會一相情願的發生片面戀愛。這是後話。權且按下慢表。再說唐寅隨着華平。一直到紫薇堂庭心中站定。華平先上去稟告。只說奉太師爺之命。帶領新來僮兒華安參見太夫人。這時候太夫人正因爲丫環們傳說。太師爺買了一名書僮。不但眉目清秀。並能出口成章。似乎有些不信。正待吩咐丫環出外傳喚新來僮兒瞧見。忽聽華平稟說。已

把新來僮兒帶到。這就吩咐丫環傳諭。着他進見。丫環打起軟簾。一聲傳喚。唐寅在階下聽得。早答應一聲來也。……這一聲「來也。」說得又是清脆。又是響亮。一陣風早進了太夫人的耳朵。太夫人畢竟不是等閒之輩。由不得暗說一聲奇啊。這人發音清朗。既不似村夫俗子的口吻。又不似墮落少年的聲浪。照他這樣的音調。決不是低三下四當奴僕的人。這倒真是奇了。太夫人正是這樣思潮起伏。唐寅早在「來也」二字的餘音中走進了紫薇堂。這時堂上所有的上下人等。不知怎樣。同時覺得眼前一亮。一雙雙透明靈活的眼珠。不約而同一齊集中到唐寅身上。唐寅爲着秋香分上。自不免要向太夫人行個全禮。只是他却有個譬喻。他想秋香是太夫人的心腹侍婢。就像女兒一樣。自己此番進謁。就像新女婿見丈母娘一般。這個跪拜禮當然是免不

了的。因而搶步上前。先尊一聲太夫人在上。新來僮兒華安拜見。然後雙膝下跪。不想就這一來。竟把紫薇堂上的主僕人等一齊看得呆了。室內的空氣立時寂靜。靜悄悄地不聞一點聲息。這可難爲了唐寅。不聽到太夫人開口。只好直僵僵地跪着。原來這時候紫薇堂上主僕五口。却是各人有各人的觀念。春香夏香冬香三名使婢。雖則在虎邱山也曾見過唐寅。但因當時大家跪在蒲團上拜佛。不曾十分認清他的面貌。所以這是雖則看到新來兄弟面龐俊俏。却再也想不到他就是虎邱山上拜佛的少年。至於那秋香呢。一則她的目光到底也比三香敏銳一點。二則她和唐寅前後打過幾次照面。這時怎麼再會認不清楚。她見唐寅走上紫薇堂。一顆芳心早已怦怦亂跳。尋思這傻瓜真好大胆。從虎邱追到東亭鎮。還不算數。竟敢賣身投靠。混進相府。這不用說。

他的一顆心當然注意在阿儂身上。唉。傻瓜。傻瓜。你的一雙眼珠子。也實在是太不明亮了啊。「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花。」你那樣的舉動。枉是貶損了你自己的人格。你也應該探聽一下。我秋香究竟是何等樣人。相府中兩位公子兀是近我不得。稍有非禮。太夫人就要罰令長跪。何況你是一個書僮。……再有那位太夫人呢。她聽到了唐寅的一聲「來也。」就認定這人一定是大有來歷。但是心裏還存着疑惑。想他音調雖好。面貌也許不見得十分俊秀。及至此刻一見唐寅那副骨秀神清的相貌。不但俊秀。並且端正。那裏像是一個書僮。心裏由不得暗暗嗟嘆。所以一時也怔怔地呆住了。其實呢。太夫人在虎邱山上也曾和唐寅迎面相遇。不過那時候太夫人目不旁視。並沒注意到唐寅的面長面短。而況這時候唐寅已由平民打扮改換了書僮裝

束。太夫人自然越發辨認不出。……唐寅在地下直僵僵的伏了半響。始終不聽得太夫人開口。從前專制時代的國家專制。家族也專制。奴僕對於主母。猶如臣僚對於皇后。上下懸殊。相隔雲泥。奴僕跪見。主母不說一聲罷了。無論跪上一天。也不能自由起立。唐寅這時就遇到了這種境地。幸而他倒有一種自得其樂的方法。他跪在地下。儘管偷看那一主四婢的五對金蓮。一面看。一面暗暗估量。居中的一對鳳頭鞋。不用說。一定是太夫人的金蓮。可用不着去注意。其餘四名侍婢。分着兩旁站立。我剛才早已注意。靠着太夫人右邊站的便是我的意中人秋香。我既不能抬頭飽看她的桃靨。我又何妨低頭細賞她的蓮鈎。太夫人老不開口。倒是給我一個欣賞蓮鈎的好機會。這樣想着。一雙眼珠早已骨碌碌地溜到了秋香的三寸金蓮之上。但見她瘦蹙蹙地

穿着一雙綠羅挑繡弓鞋。纖瘦得也許還不滿三寸。一時竟看得出了神。最好望太夫人一輩子不要叫他起身。偏偏那位太夫人看到了新來書僮居然會有這樣的人才。由不得聯想到自己膝下的一對跛頭。暗暗地埋怨着老天。怎麼做得這樣不公平。華胄公子只是一對跛頭。貧賤人家反而會有這般的俊物。老天老天。你也真是太會顛倒人生了。……她儘是這樣默默傷感。却越發忘了一罷了「二字。秋香看着太夫人儘是那樣呆呆不語。由不得心裏暗暗好笑。尋思這不是合該要那傻瓜的雙膝倒霉嗎。怎麼太夫人見了一個僮兒。就這樣呆住了呢。……唐寅也在那裏暗想。俗語說的「丈母看女婿。越看越有趣。」難道太夫人真應上了這兩句俗語。看我這新女婿看呆了嗎。……正想到這裏。忽然目標一動。他的目標是什麼。不用說。自然是秋香的裙下雙鈎了。

自來纏足女子。不耐久立。如果一動不動的直立一處。不消多少時候。便得應上了西廂記上一句曲文。「脚心兒管教踏破也。」如今秋香就爲這個緣故。無意中把鞋尖一上一下的點了一點。不想唐寅却是誤會了。他只知道秋香是把脚尖兒將心事傳意。她把脚尖點上這一點。莫非是暗示我磕頭一下。當下果真向着太夫人磕上一個頭。不想這一來。可引起了秋香的詫異。想起伏在地上好久不動。怎麼我的脚尖兒一點。他就頓時磕起頭來。莫非他誤把我的蓮鈎當作了禮生嗎。一面這樣想。一面就故意又把鞋尖在地下連點了兩點。果然中間好似有繩索牽連似的。唐寅又搗蒜似的連磕了兩個頭。秋香這才明白了。於是又點三點。唐寅又磕三個頭。又點五點。唐寅又磕五個頭。說句摩登話。兩下竟好似通着電流。秋香禁不住暗暗失笑。心想我這一雙小脚。

從小也不知吃了多少痛苦。才纏成這樣一雙窄窄蓮鈎。不想今天却在這傻瓜的腦袋上面翻本出贏錢。穩穩的受了他許多响頭。這也真是意想不到的事。列位看官。纏足時代金蓮的魔力。在下在前文本已說過。如今又想起一位酷愛蓮鈎的清代某文豪。詠的兩首「喝火令」也是形容得淋漓盡致。這裏就把它照錄出來。以供諸君一棗。

心比珠還慧。顏如玉不彫。研羅裙下拜雙翹。立把剛腸傲骨英氣一齊消。

眼借眸波洗。魂隨耳墮搖。低環一笑過花梢。可惜匆忙。可惜性情嬌。可惜新詩無福寫上紫鸞綃。

再覓仙源路。劉郎髻欲彫。蒼苔隱約印雙翹。拜倒下風偷嗅香氣未全消。

花底爐烟祝。燈前掛盒搖。茫無頭緒問收梢。何日重逢。何日許藏嬌。何日腮邊雙淚親手拭鮫綃。

這兩首「喝火令」。乃是清朝末葉一位吳中名士所作。那時婦女解放提倡天足的呼聲。已是舉國響應。三寸蓮鈎的立場。早已發生了動搖。然而一部分斗方名士。依舊是這般顛倒風魔。這就可見得三寸蓮鈎的潛勢力。而况明朝年間。正是纖纖金蓮極盛時代。唐寅又是一位有名的風流才子。這不用說。自然要在秋香的一雙窄小金蓮上努力拜倒。不過竟將她的鞋尖當作禮生。這就未免設想太是新奇。也難怪秋香要暗暗失笑。存心的把他戲弄一番。她見唐寅竟是痴獸到那般地步。由不得一時高興。索性幹一次投機生涯。免起鷗落的竟把兩瓣金蓮一連的點個不休。慌得唐寅只恨爹娘替他少生了幾個腦袋。搗蒜似

的拚命趕着磕頭。只是他的腦袋。畢竟沒有秋香的足尖便利。無論如何也趕她不上。幸喜太夫人究竟不是泥塑木雕。唐寅那樣的大磕其頭。她也猛然的省悟過來。忙說一聲僮兒罷了。唐寅這才謝過太夫人。爬起身來站在一旁。因爲他此時的一顆心已到了秋香身子裏。所以跪了這半天。也全不覺得膝蓋疼痛。腿兒痠麻。太夫人却是喃喃自語道。這僮兒很懂規矩。倒也難得。唐寅聽了。不禁暗暗好笑。尋思自己跪在地上和她的俊婢在鞋尖上傳情達意。正不知規矩何在。但是太夫人說他很懂規矩。倒也有個根據。因爲她是堂堂一品的相國夫人。平日常聽得華鴻山談起朝堂儀式。凡遇皇帝召見羣臣。羣臣伏地聽訓。有時候皇帝的發音低微。那些跪得較遠的人。就未免聽不清切。然而又不敢向皇帝動問。問他講的什麼。這時候只有伏在地上連連叩頭。

表示自己還沒有聽得清楚。皇帝看了會意。自會重行宣諭一遍。再或在地上跪得過久。生理上發生種種痠疼麻木。又不敢在朝堂上失儀。公然起立。也只得連連磕頭。讓皇帝看了命你起身。這就是專制時代的一種規矩。如今太夫人就爲唐寅連連磕頭。只道他懂得朝堂儀式。心裏由不得更是奇怪。暗想這僮兒難道在禮部堂上習過朝儀不成。這就脫口而出的說了一聲很懂規矩。唉。太夫人。太夫人。你又那裏知道那禮部堂上的導儀員。就是秋香裙下的纖纖蓮鈎呢。……唐寅站起以後。太夫人自然又要向他盤問來歷。唐寅又把一篇鬼話從從容容的稟復了一遍。太夫人自然又讓他瞞過了。當即吩咐華平。好好的引導着華安去叩見兩位少夫人。華平應命。便帶着唐寅退出紫薇堂。先到東首堂樓參見大娘娘。可是這時的大娘娘。正在堂樓上和她的父親杜

頌堯太史會話。聽了丫環的稟報。便說一聲算了。你叫他去吧。丫環遵命傳話。唐寅似遇到了大赦一般。心頭說不出的快活。一者好少磕幾個不相干的頭。二則免得在堂樓上遇見杜翰林。讓他瞧透行藏。以致破露機關。功敗垂成。……華平聽得大娘娘不見。便又引他去西堂樓拜見二娘娘。這可又使唐寅耽足了憂心。一面走。一面向華平悄悄問道。二娘娘對於新來僮僕。是不是一例接見。華平搖手道。十次倒有九次不見。不過當奴才的。總不能不去走一遭。免得失禮。唐寅聽了這話。默默地唸着阿彌陀佛道。但願二娘娘也和大娘娘一樣的吩咐免見。不要使我破露機關。……不想世間的事情。往往會出於意外。二娘娘對於新進僮僕。的確十次倒有九次不見。但是這次的二娘娘。却是在堂樓上專等新來書僮叩見。就是不來。也得吩咐丫環去傳喚。

這是什麼意思呢。原來這位二姑娘就是蘇州馮鑄九通政的掌珠。闈字玉芬。不但姿容豔麗。並且才勝於貌。一切都非常能幹。唐寅和她正是中表兄妹。唐寅的一生豔史。她都知曉。太夫人身邊的秋香。和她最是投機。秋香所認識的文字。一大半還是她指教出來。這天秋香回府以後。就到西樓去見二姑娘。兩下談話中間。秋香就悄悄地把遇見書狀的一切情由。從頭至尾的告訴二姑娘。並囑她不能讓第二個人知曉。免得人家取笑。二姑娘是何等機警的人。當時就疑到莫非是表兄唐寅。秋香去後。她正在樓中暗暗猜疑。忽由丫環素月傳來一個消息。說是太師爺買了一名書僮。那書僮才貌都好。太師爺十分喜悅。二姑娘聽了暗暗一怔。便命素月。可去老總管那裏探聽新來書僮姓甚名誰。素月應命而去。不多一會。便由老總管那邊抄來一紙橫單。上面

開明新來書僮姓康名宣。姑蘇城外野貓弄人氏。二娘娘暗說一聲不好。果然不出我之所料。這書獃又來搬演他的拿手好戲。這康宣二字。分明是唐寅二字的變相。我也是姑蘇人氏。却從來不曾聽得蘇州地方有什麼野貓弄。他捏造這個地名。分明表示他就是一隻偷食的野貓。照秋香所說的話兒。分明是他的心是用在秋香身上。但是你可弄錯了。秋香這丫頭可不是尋常婢女。雖則她的姿色艷如桃李。八位表嫂沒有一個比她得上。然而她的心地是冷若冰霜。比了誰都來得節烈。你想到她身上來做偷食的野貓。只怕要纔涎空滴。枉費心機。況且這裏是相府門庭。不比那些三五兩舍的小戶人家。萬一鬧出亂子。不但你自己的臉面削盡。就連我也要臉上無光。這事如何做得。二娘娘這樣一想。倒覺得左右爲難起來。尋思如果聲張。這時就說破他的行藏。

那麼破壞人家好事。他一定要記下莫大的仇恨。然而緘默不言。日後事情破露後。又要受翁姑的責備。說我欺蒙尊長。這却如何是好呢。轉輾沉思的想了半天。方才想出了一個警告的方法。她想向例新來僮僕進見。自己總是引嫌拒絕。今天却儘可讓這書僮上樓叩見。我便乘這機會。話裏藏機。搗破他的祕密。勸他孽海回頭。早早回轉家鄉。只要他能聽從我的言語。早早脫離此地。那麼我就可以脫離干係。就是日後見了八位表嫂。她們也都要見我的情咧。她這樣的打定了主張。便命素月去到堂樓下守候。只要有人引着新來書僮到來參見。你就不用稟報。只說我吩咐你守候多時。引他上樓就是了。素月聽了這話。自然遵命辦理。可笑那位唸着阿彌陀佛的唐才子。一路行來。只是默默地祝禱菩薩保佑。最好望二娘娘臨時起一陣肚子痛。也像大娘娘

一樣的傳話免見。這才稱了我的心愿。不想剛剛走至西堂樓。腳頭還沒站定。早有一個丫環滿面含笑的迎上前來說道。華平哥哥。你不是送新來兄弟到來叩見二娘娘。華平尙未答言。唐寅早搶上一步。對着素月迎頭一揖道。姊姊。小弟便是新來書僮華安。素月瞅看着唐寅連忙還禮道。新來兄弟。怪不得相爺看得歡喜。一旁華平才接口道。有煩姊姊上樓稟報一聲。二娘娘可否要他上樓叩見。素月含笑說道。我們娘娘向來不見新來書僮。……唐寅只聽得這一句。忙向素月稱謝一聲。撥轉身子拔腳就走。正是

爲人不作虧心事 半夜敲門不吃驚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小主母苦心進忠告
默公子妙語解人頤

素月便對華平道。我們娘娘一向不見新來書僮。素月說了這一句。唐寅早搶着接口道。既是如此。拜煩姊姊上樓稟告一聲。只說書僮華安已經來過。因爲二娘娘不喜見新來僮兒。故此走了。改日再來請安吧。說畢。回身便走。素月一面好笑。一面連忙叫喚道。咦。還有話說。你怎麼就走了呢。唐寅聽她叫得緊急。略略放緩脚步。回過半個臉兒來道。姊姊的話。小弟早已明白。改日再來請安吧。素月見他好似脚底裏搯了油水一樣。只顧向前飛跑。只急得頓着小足亂叫道。華平哥哥。快把新來兄弟攔住了。我們娘娘要他上樓拜見呢。這時華平早把唐寅一把扭住。連連埋怨他道。也沒見你這般性急。素月姊

姊的話還沒說完。怎麼你就好走了呢。唐寅無奈。只得依舊折回。却向素月搭訕着道。我是實心眼兒。姊姊別拏我開頑笑。怎麼剛才說二姑娘不見新來書僮。此刻又要上樓呢。素月瞅了他一眼笑道。我不信世上有你那樣性急的人。話還沒說完。人已八丈遠。我們娘娘本來一向不見新來書僮。可是今天你却交了好運。偏是出於例外。准許上樓叩見。你見過了。就可去賬房裏領取一分賞號錢。唐寅又連連央告。小弟生來命苦。沒福享受二姑娘的賞賜。多謝姐姐上樓稟知二姑娘。只說華安已經來過就是了。說罷。又要走路。華平早將他的左臂輕輕一推道。華安兄弟。人人都說你漂亮。這會子却這樣的不漂亮起來。新進僮僕。全靠參見主人。領些賞號錢。多見一位。就可多得一分賞例。千里爲官只爲財。你到這裏來當書僮。爲的是什麼呢。唐寅搖頭

道：我不貪這些意外之財。假如華平哥哥歡喜金錢。那麼就請你代我叩見。這分賞例。儘多你去領取就是了。華平忍不住笑將起來道。怎麼越說越糊塗了。要是我可以代你叩見的話。我倒早已上樓了。素月也說道。這那裏可以代替呢。還是快快上樓吧。唐寅見無處推諉。只急得向華平責問道。你這不是照應我。竟是作弄我了。剛才你分明對我說兩位小主母對於新來僮僕。十次倒有九次不見。怎麼這會子又是非見不可呢。華平倒讓他問得無話可答。過了半晌。才望着他一笑道。這要怪你撞得不巧。今番恰好輪到你第十次。好兄弟。不要害怕。醜媳婦難免見公婆。儘願大着胆兒上樓就是了。素月也從旁一力催促。唐寅無可奈何。只得雙手抬起。將羅帽使勁的往下一按。低低的壓過眉毛。一面隨着素月上樓。一面默默地祝告月下老人保佑。起一

陣障眼法。使我表妹認不出我的廬山真面。素月把他引導上樓。又恐他要滑腳。一手將他的衣角揪住。然後隔着紗窗向內稟報。這時的二娘娘。早在居中一間客座中坐着等候多時。聽得素月一報。便說一聲着他進來。唐寅心想。一進去又要磕頭了。對着表妹屈膝。我真有些不願意。轉念一想。我此番完全爲的是秋香。這一筆磕頭賬。也只得完全劃在秋香名下。總有一天向她清算。一面想。一面已到了房中。他把腦袋縮得差不多要陷入肩窩。估量着二娘娘坐的地位。便遠遠的向下一跪。裝出一種不自然的聲調。尊一聲二娘娘在上。新來僮兒華安叩見。接着撲通撲通的在樓上磕了兩下响頭。就想起身逃走。倒是素月乖覺。早防他有這一着。想起了剛才樓下情形。便一聲喝住道。新來兄弟。怎麼你一點規矩都不懂。奴才見主母。主母不吩咐起立。

你就擅敢起立嗎。也算唐寅倒霉。經她這樣一喝。只得長跪不起。二姑娘看到他那種心虛胆怯的情景。越發料定他是唐寅無疑。尋思你愈是要躲閃。我却愈是要叫你漏臉。因卽拏出主母身分說道。華安。你抬起頭來。唐寅心想。這個頭豈是抬得的嗎。低下頭是華安。一抬頭就不是華安了。因卽稟道。僮兒拜見主母。理當低首。那有抬頭之理。二姑娘道。恕你無罪。唐寅無可奈何。只得把一顆腦袋略略抬高了寸許。眼皮垂得好似閉上一樣。二姑娘道。聽你口音。倒像是蘇州人氏。唐寅忙道。小的雖住蘇州。却是城外鄉間。二姑娘道。誰管你城外城裏。你愛住那裏便那裏。唐寅一聽這口氣不對。心裏由不得一怔。二姑娘又問道。你究竟姓甚名誰。唐寅一聽愈覺不妙。只得假作痴呆道。小的姓康名宣。康是康健之康。宣是宣傳之宣。二姑娘微微地

冷笑一聲道。嘿。別人的通病是藏頭露尾。你的病根却是露頭藏尾。這幾句話正似一柄利刃刺入了唐寅的心窩。那裏還敢置辯。只得索性央懇道。小的病根。還求二娘娘海量包涵。二娘娘聽他變了口吻。索性向自己央告起來。便道。你這樣年紀輕輕。什麼事情幹不得。爲什麼要到這裏來做一個奴才。唐寅只得依舊扯謊道。小的因爲父母雙亡。連遭顛沛。無以爲生。才到相府中來投靠。幸蒙太師爺開恩收錄。君子成人之美。小的銘感五中。二娘娘聽他說得倒有些可憐。暗想他說的「成人之美」。這分明是要我含糊了事。不要搗破他的祕密。但是你也有今天這一日嗎。還記得去年我奉了公公之命。遣人先送潤筆。懇求你繪一幅山水立軸。爲什麼那時你要堅執不繪。退還潤金。全不講半點親戚情分。累我在公公面前大坍其臺。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你那時又爲什麼不肯成人之美呢。二娘娘這樣一想。就不肯輕易放他過身。繼續又向他盤問道。你說是連遭顛沛。無以爲生。那你難道一個親戚都沒有嗎。爲什麼不向親戚人家求助呢。唐寅這時。心裏只是說不出的惱恨。尋思我已向她哀哀央告。她却還要這樣惡作劇。這也真太使我難堪了。因卽答道。小的以前本來有幾個親戚。可是如今都已死完了。二娘娘聽了。不覺又好氣。又好笑。暗想他這不是當面咒罵我嗎。正待想些說話再向他盤駁。忽聽得「只拍龍東強。只拍龍東強」。雜着一片脚步聲音。一路喧嚷而來。素月正待稟告。二娘娘早已起身相迎。這時只苦了唐寅。只得直僵僵地在樓板上跪着。二娘娘隔着窗子問道。相公。這樣好的天氣。正該在書房裏勤讀。爲什麼這當兒跑上樓來。莫非有什麼事嗎。二刁一生只有三怕。一怕父親。二

怕師尊。三怕妻子。但是父親雖則可怕。畢竟難得見面。師尊雖是可怕。然而一走出書房就不怕。只有這個妻子却是一件「着肉布衫」。怕的最是厲害。倒能管得他服服貼貼。這時二刁聽得裏面一問。便不敢向內亂闖。只得站在窗口。放着一副尷尬的臉色搭訕着道。老冲的岳丈來了。老冲上東樓陪他的岳丈去了。希(書)旁裏冷淒淒的鬼也捉得出來。所以到來望望你。二娘娘正色道。大伯陪丈人。你可不陪什麼丈人。豈不聞古人云「一寸光陰一寸金」。怎好蹉跎過去。快快下樓讀書。我在這裏好好的。用不着你時刻聖心。二刁答應着是。正待回身下樓。一眼瞥見裏面跪着一個人兒。這就忙問二娘娘道。娘鷄。(子)那個跪着的矮人其(是)誰。二娘娘道。他是新來的書僮。上樓叩見。我還不曾開發。倒累他長跪。你快下樓去吧。二刁詫異似地說道。咦

。這不其新鮮話巴戲。我怕娘鷄。爲什麼要希僮替我跑踏板。二娘娘把杏臉一扳道。胡說。快快下樓。二刁這才一跳一蹦的回轉身子。又是一片聲「只拍龍東強」的下樓去了。二娘娘回歸原位坐定道。華安。玄虛。你的來意。我都明白。是不是爲了「葉下洞庭。荷開水殿」。唐你別儘弄寅聽了一怔。暗想表妹真不愧是一個才女。這「葉下洞庭。荷開水殿」。分明是秋香二字的歇後語。駱賓王詩云「葉下洞庭秋」。徐陵詩云「荷開水殿香」。她如今說這隱語。分明是提防丫環要走漏消息。她既這樣的用心週密。料想她決不致搗破我的祕密。倒不如索性向她央懇。求她從中周旋爲妙。這樣想定。便向二娘娘央告道。小的賣身投靠。委實是出於萬不得已。二娘娘既然如見肺肝。總求格外成全。小的沒齒不忘。二娘娘聽他得寸進尺。索性直接上來。因又勸告

他道。華安。你該知道這裏是堂堂相府。禮法森嚴。桂子秋香。又是可望而不可卽。徒勞枉費心機。趁早勒馬懸崖。尙不失爲識時務的俊傑。不則萬一鬧出笑話。不但你不能存身。就是我們蘇州人的面皮。也要同時給你削盡。這是金玉良言。你當牢牢記取。唐寅飽受了一番警告。只得謝過二娘娘。起身退出。素月送他下樓。悄悄地向他問道。華安兄弟。我們娘娘說的都是些什麼話。唐寅道。咦。二娘娘教訓小弟。姊姊不是站在一旁嗎。素月笑道。有幾句聽得懂。有幾句咬文嚼字。却使我山東人吃麥冬。一懂也不懂。唐寅道。有什麼不懂。二娘娘吩咐我好好承值書房。做事要勤謹。不許偷懶。倒讓人家笑話。這是主母對付奴才應有的排場。你又何必問呢。素月讓他這樣一說。也就信以爲真。就此含糊過去了。唐寅別了素月。仍由華平引導出外

。走至中門。管家婆已在那裏守候多時。一見唐寅到來。早欣欣的迎著說道。乾兒子。你可辛苦了。唐寅道。多謝乾娘。靠你老人家福。太夫人和少夫人見了乾兒子。一齊向我獎勵一番。管家婆忙着合掌道。阿彌陀佛。要她們歡喜才好呢。當心些去見小主人吧。有暇可常來談談。換下來的衣服。儘管拏進來。我自會打發人替你漿洗。唐寅連連應是。依舊隨着華平出外。這時候因爲華太師在天香堂款待杜翰林。有人到來傳喚華平去值席。華平把唐寅引至庭心。便指着迴廊道。你只依着這條迴廊。經過三個拐灣。便是書房。你好好的去吧。我不能陪你了。唐寅點頭答應。別了華平。便依着他指點的路徑走去。果然不錯。曲曲折折的三個拐灣便到了。別時大踱二刁已至這香天陪席。書房裏一個人都沒有。唐寅乘空向四下觀看。但見相府裏的書房

。畢竟和尋常人家不同。他先站在月洞門口賞鑒外邊景緻。只見寬廣清幽一方院落。蒼松古柏之間。玲瓏透剔地堆疊着幾座假山。正中清泉一池。小橋九曲。池子對岸。栽着幾株岩桂。這當兒正是花開如金。一陣清風過處。濃香撲鼻。中人欲醉。越發令他引起綺思。他細細地賞覽了一番。方從月洞門折進書房。這書房的屋子是前後兩大間。一律是雕欄繚繞。珠簾掩映。上面高張着一方王鏊題的「金粟山房」四字。的扁額。唐寅暗笑道。這是我老友王守溪的筆墨。一看屋內靜悄悄沒有一人。便又走入這面一間觀看。但見滿架圖書之外。壁上掛滿了屏條書畫。其中祝枝山文徵明沈石田等幾位名人的作品。應有盡有。正是琳琅滿目。美不勝收。但是看來看去。單單自己的作品沒有。暗想怪不得華老頭兒轉輾設法的要求我的畫件。物以稀而見貴。原來這

裏只少一幅唐六如的畫品。哼。華老華老。你不用着急。這正是天賜你一個好機會。只須把秋香來同我交換。那時候任憑你要畫什麼。無不立刻從命。正這樣想着。一眼看到兩位公子的書桌上書本亂疊。零亂不堪。暗想華老的兩個兒子。一個大跛。一個二刁。聽說都是此路不通。如今趁他們不在。且讓我來看一看可有什麼作品。一面這樣想。一面走過去翻開幾本書卷一看。簡直沒有一篇文字可以入目。不但鄙俚不通。並且荒謬絕倫。更奇怪的。兩人的書包底下各藏着一首不知所云的歪詩。大跛的一首題目是詠「香叔」。做着五言四句。

香也香之叔。香乎叔亦香。而香其撲鼻。香叔上爺床。

唐寅忍不住失笑道。香叔香叔。這個香叔到底是誰。恐怕是個變童吧。末了一句「香叔上爺床」。難道華鴻山活了那麼大的年紀。還會

幹這種戀愛變化的勾當嗎。再看二刁的一首。題目是詠「香」。做的却是一首七絕。

去年今日此齋中。香與區區相映紅。阿大不會何處去。香啊今日返亭東。

唐寅笑得把肚子也幾乎笑痛。心想這首詩越發不成話了。大概這個香字。是說的一個婢女。莫非他們竟也會看上了自己的意中人秋香嗎。……不。不。他們所欣賞的。一定不是秋香。一定春夏冬三香。如果他們也懂得欣賞秋香。那倒不成其爲跛頭了。正這樣想時。隨手又翻出了一篇窗課。題目是「三十而立」。這篇文章可做得妙極了。

兩擋十五之年。恰是五六之數。靠櫃吃酒之日。挽弓拉箭之時。非坐也。非睡也。非行也。非跑也。三十而立。四十而坐冷板櫬。

。五十而黜硬松板。六十而換棧墊架子。人生七十古來稀。一世事業了局矣。此之謂周倉掄刀之勢。韋陀獨立山門也。

唐寅雙手捧着肚子。幾乎笑得把胸膛也笑破。依舊把它一一放好。然後折至先生桌邊翻着觀看。翻了幾本。都是些八古文章。內中也夾着兩本詩鈔。最後翻出一本。上面題着「揣摩純熟」四字。心想這位先生不知是揣摩的什麼文章。於是揭開看時。只見第一頁寫着題目。叫做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三節。宏治十一年應天府鄉試題。其下便是作者姓名。

第一名解元唐寅。蘇州府學附學生。習詩。

唐寅看到這裏。由不得連稱奇怪道。咦。這位先生。也知道欣賞

我的掄元文章嗎。一壁順眼看去。但見他抄錄得一筆不苟。字字工整。一行一行加着許多濃圈密點。最後還寫上幾行評語道。

至理名言。奔騰腕底。非曠世奇才。安得有此境地。嘆觀止矣。此人掄元時。年才弱冠。愧余七赴秋闈。未獲一第。今讀此文。不禁感慨係之。假令得見此人。余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婁東王本立謹識。

唐寅不覺默默點頭道。原來這位老夫子是太倉先生。這王本立三字。似乎不大熟識。看他那「七赴秋闈。未獲一第」。兩句。分明是一個久困不第的秀才。他對於我的文章這樣的崇拜。甚至於甘心替我執鞭。唉。王老夫子。王老夫子。你倒不曾替我執鞭。我已先投到你手下來充當書僮。准備給你使喚。但不知你畢竟有沒有這福分啊。……

又想到這却是秋香害了自己。等這位不第秀才到來。勢必又要向他屈膝。這一筆磕頭賬。不知要到幾時才能向秋姊姊清算咧。這邊唐寅正在書房裏自尋消遣。那邊華太師陪着杜翰林却正在天香堂開杯暢飲。大跛二刁叨陪末座。兩尊寶貨都是天吃星投胎。一個楞着舌根。一個刁着舌尖。不覺又鬧出了許多笑話。正是

貧賤子弟多俊物

富室兒郎甘下流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天香堂華老款佳客
金粟齋唐寅戲躑頭

華太師在天香堂款待杜翰林。大跛二刁叨陪末座。這一對寶貨。本是天吃星轉世。吃東西好似搶羹飯。有時候竟連筷子也用不着。古語說得好。「知子莫若父」。華太師自然知道這兩尊寶貨的脾氣。所以預先訓斥。不許他倆多說話。不許他倆多吃東西。兩個跛頭雖則頑劣。對於自己父親到底有些懼怕。因而這時候雖則當着盛筵。他們倆却似芒刺在背一樣。搔搔簌簌地好生不安。幸而杜翰林時把桌上的佳肴。一筷一筷的送給他倆受用。華太師又吩咐他倆謝賞。因而此時席上。除却賓主的暢談以外。一片聲只聽得大跛說着謝謝岳……謝……岳……二刁讓着底謝底謝姻伯。底謝底謝姻伯。好在謝一聲。就有……

味佳看到口。所以他倆也分外謝得起勁。反正有華平華慶兩名僮兒。分站左右。專司上菜酌酒。不用他們費一點心。只要望着杜翰林多夾幾筷菜肴來張口大嚼就是。華太師和杜翰林談談說說。忽然又想起了江南四才子來。因向杜翰林問道。親翁。剛才所談的祝枝山唐伯虎的趣事。倒是很可解頤。枝山既有那「洞裏赤練蛇」的渾名。吳門人氏。想必都要側目而視。大家不敢和他親近。杜頌堯搖頭微笑道。這倒又是不然。地方上的評論。倒並不把他說得其毒無比。只因他心思雖則惡毒。但也因人而使。有的地方毒。有的地方不毒。譬如對付貪官污吏。他是非常惡毒。然而對於循良有司。他又非常和善。再有土豪劣紳。他也常把惡毒手段對付。可是對於正直紳士。却又非常尊敬。再如刁奴悍僕。他也最爲痛恨。遇到了就得把惡毒手段懲治。可是對於

鰥寡孤獨。一般忠厚貧困的人。他又十分憐惜。就像剛才說的杜升馱青石的事。這也只能怪他咎由自取。自經枝山那樣的懲戒了一次。現在已是好得多。前後已好似變了一個模樣。所以像他這樣的人。世界上倒實在少不得。見了面倒還要謝謝他咧。華太師聽了。點頭一笑。因又說道。枝山的書件。總是狂草居多。要是楷書。那便名貴了。杜翰林道。唐祝兩家的書畫。惟有蘇州李典史收藏得最多。而且沒有一件不是精品。華老忙問道。這李典史是誰。杜翰林道。李典史名字叫做一桂。雖則在蘇州做一個小小的典史。可是常和唐祝二人往來。對於好的書畫。簡直寶貴得像性命一樣。知道枝山好賭。他便時常邀着枝山陪他賭博。要是枝山輸了。他便不向枝山要錢。儘他拖欠。假使他自己輸了呢。立刻一一付清。不肯短少分文。對於唐子畏呢。知道

他好色。時常陪他上花街柳巷遊逛。一切費用都是他賠貼。他就用這兩種手段。吸取兩人的書畫。所以唐祝兩家的精品。倒是他收藏得最多。華老道。親翁都賞鑒過嗎。杜翰林點頭道。今年春間。一桂奉了太守差委。去監督吳淞江挑濬工程。把家眷一齊帶去。臨行時。就把他所有的一大箱書畫。拾來寄藏兄弟家中。並鑰匙也交給兄弟。鄭重叮囑。假使到六月裏他還不曾工竣回蘇。就托兄弟開了畫箱。將裏面所有的一百二十件書畫取出。好好地替他晾晒幾天。兄弟當時受了他重的重托。就把畫箱拾入二小女房中藏放。囑二小女代爲留意。後來果然應了一桂臨走之言。直到六月下旬他還沒有工竣返蘇。兄弟便依了他的囑咐。打開畫箱。取出書畫來晾晒。兄弟便乘此機會。細細地飽了一下眼福。真是琳瑯滿目。美不勝收……大跛突然插口道。岳……

什……令郎美目。難難道畫畫箱裏都是藏着岳……的兒子嗎。華老怒目喝道。吩咐你不許胡言。你岳父說的琳瑯滿目。這琳瑯二字就是美玉的別名。你竟會把琳瑯誤作令郎。豈不是混賬之極嗎。不許多開口。大跛經這一喝。才低頭不語。華老又向杜翰林道。親翁的眼福真是不淺。這一百二十件書畫。竟全是名家手筆嗎。杜翰林道。內中最珍貴的。要算倪雲林「隔江山色」小幀。以及一軸「春林遠岫」的堂幅。但是精品。簡直要稱神品。至於枝山的書件。却也搜羅不少。內中有一部小楷黃庭經。多一千三百餘言。寫得字字工整。一筆不苟。又妙能於工楷之中。別具一種奔放豪邁的氣魄。正好比是楊貴妃披了霓裳羽衣。在翡翠盤中跳舞一般的豔麗奪目。……二刁聽到這裏。忍不住嘻的一笑問道。楊貴比(妃)叫雞(到底)其怎樣的標機。(繳)一言未了

。華老早怒斥道。誰要你胡扯。這又不是當真說的楊貴妃。不過借美人兒形容人家的筆墨罷了。杜翰林生恐華老羞赧。忙又接下說道。單是這黃庭經。已極名貴。可是內中還有小楷的北西廂記。琵琶記。書法也是精工非凡。其餘狂草行書。約摸就有一二十種。可稱得件件都是精品。真也虧他搜羅的咧。華老聽了。心裏不勝艷羨。因又問道。那麼唐子畏的佳作。他有幾種呢。杜翰林道。子畏的作品。大概要比枝山難求一點。然而他也有好幾軸。「雲山烟樹」。「水墨松坡」。更有一幅水墨繪的「越城吟月圖」。更是六如居士得意之作。他還親筆題上一首詩。兄弟還記得那詩句叫做。

柳沉霧氣濛濛濕。月蕩湖光晃晃明。翠幕樓船紅拂妓。越城橋下

夜三更。

華老連連點頭道：「好詩好詩。」又長嘆一聲道：「唉，可惜六如居士的精品。倒讓李典史一人獨占。老夫官居相國。比一個典史。總要佔勝一點。不想區區一個典史。倒藏着這許多六如佳作。而我忝爲相國。反倒徵求不到一幅唐畫。第一次央吳縣知縣去桃花塢商懇。第二次囑小媳寫信一封并潤金前去央求。可是總歸無效。說起這事真是慚愧。昨天我們那隆昌當舖裏。曾有一個鄉民拿着一柄唐畫摺扇前去質當。先是當了二十兩。後來又找他十兩作爲絕賣。老夫所有的唐畫。惟此一件。雖然畫筆甚佳。但不過是零碎小品。到底算不得什麼。總要求到幾幅屏條。幾幅中堂。才不忝辱我的門楣。親翁和六如居士既是常相聚首。可否代老夫向他徵求幾幅。所有潤筆。自當從豐奉酬。杜翰林點着腦袋微微一笑道：「倒是此人的脾氣太古怪了。人家愈是相需。」

甚殷。他可愈是相遇甚疎。就是祝枝山文徵明周文賓三位解元。和他雖稱莫逆。然而遇到了要求他繪畫的事情。他也不肯就賣情面。一時也不容易求他揮毫。記得前年曾有一樁趣事。傳遍吳門。唐子畏雖則機靈。到底也會上了人家的圈套。華老忙問道。上什麼圈套呢。是不是讓人家騙了畫去嗎。杜翰林笑道。對了。太師爺猜個正着。那時候正是暮春時節。周文賓特地從杭州趕到蘇州。向一家姓崔人家求婚。那崔家女子單名一個璧字。閨字素瓊。在吳下素著豔名。周文賓一面趕來進行這頭親事。一面就央求唐寅替他繪一幅「待月西廂」圖。最好在短期間內繪就。他可帶往杭州裝裱。不想竟犯了他的四不繪中的第三條。向文賓堅決拒絕。這事不能強幹。文賓自然也沒法可想。不想有一天唐寅恰好上城南網師園去遊逛。無意中忽見兩名雛婢。捧擁着

一位如花如玉的美貌佳人，嫋嫋亭亭的走入一間複室裏面。唐寅從那湘簾掩映之間，窺見了美人倩影，不禁心動神移。想到那女郎一定是位大家閨秀，不敢冒失闖入。只在外室坐着守候。只等那美人回身退出時，就得先把他的飽餐一個夠。然後探聽她的來歷。再作計較。不想坐不多時，裏面忽然走出一名雛婢，竟向唐寅請問姓名。唐寅滿心歡喜，便把自己的姓名很得意地告訴了。她反問她裏面那位小姐是誰。雛婢聽了唐寅的姓名，先向他檢衽致敬。然後恭恭敬敬答道：我們小姐姓崔名璧。……只說了這一句。就聽得裏面嬌聲滴滴的喚那雛婢進去。雛婢向唐寅說了一聲請坐片刻。逕自回身走了。唐寅存着滿懷希望依舊在外室坐着。只待有好消息傳出。沒多一會。果然那雛婢又掀簾而出。直趨唐寅面前央告道：我們小姐。已知道大爺是江南第一

風流才子唐解元。意欲懇求大爺給一幅人物冊頁。不知大爺還能允許否。唐寅連忙起身答道。如蒙小姐不棄譎陋。謹當惟命是聽。雖婢道。我們小姐也喜繪事。一切箋紙畫具都是現成。既蒙大爺慨允。就請當場揮毫。繪就以後。小姐還得親自染翰。請大爺指教。唐寅這時。心頭正是十二萬分願意。竟打破了平日的規例。立刻就在外室動筆。因爲崔小姐點中的是人物冊頁。一時想不起什麼點景。突然想到周文賓曾託自己繪一絕「西廂待月」圖。經自己拒絕了。如今何妨就把它來繪給崔小姐。他的畫筆本來十分敏捷。這時又存着一種奢望。自然格外迅速。見方盈尺的一幅冊頁。不上一個時辰。便已給就。雖婢先將畫幅送入。就要到來收拾畫具。唐寅阻止道。且慢。還請崔小姐出來對客揮翰。以作瓊瑤之報。一語未了。但見湘簾一動。複室裏早已

走出一個男子。望着唐寅哈哈大笑道。子畏子畏。今天也教你墮入我的彀中了。你認認這位崔小姐。到底美是不美。伯虎大爲詫異。原來這人正是要請他繪「西廂待月」圖而經他拒絕的周文賓。唐寅這時才知中計。崔小姐是他喬裝。當時也只付之一笑。……華太師聽到這裏。忍不住呵呵大笑道。周文賓倒也風趣。這比古時蕭翼的騙取蘭亭。更要來得風雅有趣。……他倆這樣的談得高興。大跛卽悄悄地向二刁道。阿阿二。你你想唐寅這東東西。奇奇怪不奇怪。女女……叫他繪。他他就繪。男男……叫他繪。他他就不肯繪。這這到底是什麼道理。二刁聽了。悄悄的答道。老冲。你不聽得嗎。老生活兩次去請他繪。他總不繪。我想老生活只要抄周文賓的老文章。也改扮一個好娘娘去哄他。他就其然肯繪了。大跛點頭道。一一一定肯繪。他他最愛好娘娘

。自自然不會推託。二刁忽又搖頭道。不對。(靠)套不住。套不住。老生活改扮了女人。還比不上中門上的管家婆機。(子)唐伯夫(虎)愛好娘娘。不西(喜)歡老太婆。况且老生活假使要扮女人。還得把鬚機(子)薙去。萬一薙了鬚機依舊換不到畫。那豈不其蝕本生意嗎。大蹠點頭道。這這叫做偷偷鷄勿着蝕把米。倒倒是危險。二刁道。老冲不其這樣說的。這叫做求畫不着蝕去一把鬚機。……一蹠一刁起初還是竊竊私議。後來說得忘形。竟是提高了嗓子兩下爭辨起來。杜翰林委實忍止不住。噗哧一笑。竟把剛喝到嘴裏的一口酒。哺的噴出。連忙把頭一低。總算完全噴在自己身上。把一片衣襟淋漓漓漓沾濕了。華太師瞧着這種情景。委實有些難以爲情。這就吩咐僮兒。替他們兄弟二人各自盛了一碗飯。叫他們快快吃了。仍回書房自修。大蹠

二刁巴不得能夠離開老生活。很快的吃罷飯。便向杜翰林告辭一聲。同回書房去了。這裏華老依舊陪着翰林飲酒談天。兩個寶貨不在席上。倒是清淨了許多。華老的精神反比剛才興奮得不少。這且按下慢表。再說一對搭拉酥離了天香堂。好似監獄中的囚犯遇到了釋放一樣。一個「只拍龍冬強」。一個「香叔上爺床」。精神奮發。連蹦帶跳的回至金粟山房。大踱走前一步。一眼瞥見裏面有一個美少年。在那裏徘徊瞻眺。看他的面目却是從來不曾見過。連忙拉着二刁悄悄問道。阿阿二。你你看裏面是什麼人。二刁縮着頸頸子。兩眼骨溜溜的向裏面望了半晌。搖頭道。老冲。不認得。你認得嗎。大踱幌着腦袋道。阿阿二。看看來是代館先先生。二刁道。不對。代館天燈（先生）怎麼那樣裝束。羅帽直登。（身）好像一個希（書）僮。只怕其天燈

死了。派這一個希僮來報喪的吧。大跛道。不不對。不不對。報報喪應該到賬房。不不應該到我們書房裏來呀。……唐寅看到這兩位跛兄長得憨態如畫。面目可憎。儘是在門外竊竊私議。料想他們一定是在揣度自己。打定主意。索性戲弄他們一番。這就伸起指頭把自己的鼻子一抹。呃嘿地咳嗽了一聲。然後反剪雙手。擺開八字步。竟在書房中大搖大擺的跛起方步來。這可真使兩個跛頭越發好似跌進了雲霧裏一樣。更是莫明其土地堂。大家直瞪瞪地呆看了一會。到底大跛大幾歲年紀。比較有主意一點。輕輕的對二刁說道。阿阿二。這這樣子不對。還還是讓我來問他一問吧。說時。拉着二刁一同走入門內。一條臂膊勾住了二刁的頭頸。一手揚起指着唐寅問道。喂。朋朋友。你你是什麼人。從從那裏來來的。唐寅正色答道。我嗎。從來處而來。

二刁道。奇怪奇怪。從蘭谿來的。倒其一位蘭谿朋友。唐寅道。我不是蘭谿。我是蘇州人氏。大跛又問道。你你到底來幹什麼事事情的。唐寅道。特來和二位作伴。大跛道。是不是教我們詩云子曰。唐寅忍住笑道。不是教你們詩云子曰。不過要我詩云子曰。我也會詩云子曰。二刁道。那麼可其教我們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教我們對對做戲（詩）嗎。唐寅把嘴唇一按。忍住了一聲笑。一本正經的答道。不是教你們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教你們做詩對對。但是要我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教二位做詩作對。我也會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教二位吟詩作對。這幾句不三不四的言語。越發使兩個跛頭好似走入了迷魂陣。兩口兒你瞧瞧我。我瞧瞧你。七分狐疑。還帶着三分害怕。大跛的左臂勾着二刁

的頸項。二刁的右臂摟抱着大跛的腰肢。彼此用力勾緊。再也不敢放開。唐寅看到那一對寶貨竟是這麼兩尊菩薩。心裏真是又好氣又好笑。一面又暗暗地替華鴻山叫屈。想到華鴻山的一生爲人。以及一生政績。都還公平正直。外邊的輿論。也是很好。怎麼老天爺這般做得不公。竟使你養出這樣兩個寶貨的兒子來。一面這樣想。一面幌着腦袋依舊大跛其八字步。兩個跛頭猶豫了半天。畢竟二刁比大跛稍勝一籌。忽的叫住了唐寅高聲問道。喂。朋友。你到姓甚名誰。唐寅挺一挺腰肢。氣昂昂的問道。小可姓康名宣。二刁直到此時。方才恍然大悟。原來老總管早已向他們通知。新來書僮姓康名宣。已去裏面叩見太夫人少夫人。停一會就得到書房中拜見小主人。又想到剛才在堂樓上跪着做矮人的。一定就是這個奴才。原來他果真是一個刁奴。怪不

得我那娘子要罰他長跪。想到這裏。由不得一把無明火。立刻冒穿了頭頂。撇開大蹶。喝一聲可惡的刁奴。試試你二公子的瞎天偷精。（黑虎偷心）一面這樣說。一面搶上幾步。左手揚着攫抓之勢。右手握着拳頭。早向唐寅的胸窩裏劈心打去。唐寅倒不曾提防刁弟竟會有這麼一來。只慌得躲閃不迭。正是

學舌黃鶯展刁口

偷心黑虎試尊拳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美解元作怪裝神僊
俏丫環妄思成眷屬

二刁對於文字上雖則一竅不通。然而他常聽得僮僕們演講江湖上好漢爭雄的時候。動不動當胸一拳。這一拳就叫「黑虎偷心」。他便牢牢記在心頭。後來遇到和人爭吵。甚至要動武的當兒。他就使用這個拳訣。嘴裏喝一聲試試你二公子的踏夫偷精。一拳照准人家心窩打去。如今對於唐寅依舊抄用這篇老文章。可是唐寅何等靈活。只將身子略略向旁一閃。二刁反而撲了個空。跌跌撞撞的幾乎栽一個狗吃屎。大跛見二刁佔不着便宜。便道。阿阿二。你你動手。我我來動口。刁刁奴。瞧瞧你大公子的法寶。說着。撲的一聲。一口濃涎照准唐寅面部飛來。唐寅早已提防。急忙又將身子一偏。倒霉的二刁。恰好返

身撞來。這一口濃涎。不端正的恰好吐中了二刁的眼睛。把他的右眼封鎖了起來。二刁連忙用衣袖一面抹擦。一面罵道。老冲撒爛污。刁奴害人。……唐寅笑道。大公子不用動口。二公子也不動手。小的奉了太師爺的鈞諭。頂名華安。到來承值書房。服伺兩位公子。二刁擦去了涎沫問道。你既其來承值希房。希房裏的事情。你會干（幹）不會干。唐寅道。有的會幹。有的不會幹。大跛岔口道。你你倒說說。什什麼會幹。什什麼不……幹。唐寅道。第一不會拾水。恐怕拾折我的臂膊。假使一定要拾。二位公子必須助我一臂之力。第二不會掃地。恐怕閃了我的腰肢。假使一定要我掃地。二位公子必須攙扶着我才掃。第三不會鋪床疊被。我在家中每天都有人伺候着我。大跛道。這這都不妨。我我都能幫……你。二刁道。老冲又要做濫好人了。只

有奴才服奇（事）主人。那有主人服奇奴才。這不其妻（豈）有此理。大跛道。你別別……急。他他還有會的呢。二刁望着唐寅道。你說。唐寅道。會的事情很多呢。第一會焚香。第二會彈琴。第三會下棋。第四會做文章。第五會吟詩。第六會高歌。第七會繪畫。第八會吹簫奏樂。第九會未卜先知。第十會偷香竊玉。大跛把舌尖伸了半晌道。喔喔哨。了了不得。你你的本領比比我們……生還大。二刁道。比老生活還大。可其真的嗎。唐寅道。自然真的。兩個跛頭聽了這話。就要把他當場試驗。一個要請教他的偷香竊玉。一個要試試他的未卜先知。唐寅道。這偷香竊玉的方法很多。不是一時說得盡。讓我慢慢的告訴二位公子。至於未卜先知。就是能夠猜透人家的心思。譬如兩位公子還是與我初次見面。但我只要掄指一算。就能猜透二位公

子肚子裏的隱事。二刁掀着嘴唇冷笑一聲道。哼。我不向（相）信。你倒推推（猜猜）我肚機（子）裏有什麼隱其。（事）唐寅假裝者掄起指頭一算道。我猜二公子這幾天。正是罣念着臭的對過。姪的反面。二刁道。這其什麼。唐寅道。臭的對過就是香。姪的反面就是叔。二公子這幾天是不是一心罣念着香叔。二刁聽了。突的叫將起來道。咦。……：：：：：奇怪。奇怪。你倒真其神仙了。怎麼算得出的呢。……：：：：：大跛道。華華……：：：安。你你猜猜……：：看。唐寅又裝腔作勢的一掄指頭道。大公子嗎。叫做開了香店。心心罣念。開了香店。就有檀香線香芸香沉香到處都是香。心心罣念。就是大公子這幾天一心一意的只想着香啊香啊。大跛驚異得連稱大大叔。真……：：：佩服。二刁拍的在他臂上打了一下道。老冲叫誰大叔呀。大跛摸了一摸臂膊道。打打得人家……

……痛。我我叫華……呀。二刁道。老沖叫大叔。我叫他半仙。……唐寅見這一對寶貨真是痴獸得不堪設想。今後正可把他們玩弄於股掌之上。由不得暗暗歡喜。正待再把他們開頑笑。却見華平欣欣匆匆的趕來招呼道。華安兄弟。天香堂已經散席。撤下的殘肴。本來只有值席的兄弟們享受。可是今天太師爺特地吩咐。叫你也去一處吃喝。華安兄弟。快去受用去吧。唐寅便向兩個跛頭告辭道。二位公子。小的去一會就來。大跛連忙相讓道。大大叔請便。二刁也說道。半仙請便。兄弟二人一同把唐寅送至門外。方才回身進內。華平引着唐寅一面走。一面悄悄說道。華安兄弟。你的神通真是廣大。剛才管家婆子爲你流淚。如今又把兩位公子弄得這般服服貼貼。到底是怎麼弄的。唐寅微笑着道。兩位公子真也有趣。大公子一心只記望着香啊香啊。二公子

一心只惦念着香叔香叔。華平哥哥。你可知道這個香啊香叔。到底是兩個什麼樣人。華平道。還有誰呢。准是秋香了。唐寅心裏暗暗一怔。忙又問道。他們倆這樣的點頭點頭。也知道喜歡女人嗎。這秋香又是誰呢。華平道。秋香是太夫人的心腹侍婢。在這裏要算是婢中之王。雖則誰都愛她。可是誰都休想欺侮她。兩位公子雖則點頭點頭。看女人的眼光可不默。還記得有一次他們兄弟二人在狹路上遇到了秋香。便上前摸摸索索。施行非禮。幸而秋香奔避得快。總算不曾遭他們的欺侮。秋香回到內廳。便將當時情由哭訴太夫人。太夫人恨得什麼似的。立將兩個跛頭傳喚進去。罰令他們在紫薇堂上長跪了大半天。又着實訓斥了一頓。從此兩個跛頭見了秋香便存着忌憚。不敢再胡行妄爲。……唐寅聽到這裏。才把一腔疑團消釋。尋思我原說秋香是一

方毫無瑕疵的太璞。決不致於倒會和誰人發生什麼關係。二刁一定是寫了別字。把「香叔上牙床」寫成了「香叔上爺床」。這就變得很難聽了。一面這樣想。一面已是上了天香堂。這時候華吉華慶已將撤下的餘肴。在天香堂後軒重新擺列端正。只等華平華安到來入席。華吉一見唐寅。便都起身讓座。於爲平安吉慶四名僮兒。便各佔一面坐下。大家努力大嚼。華太史和杜翰林的食量本是平常。兩個跛頭又沒有吃得暢快。並且沒有終席就走了。因而這一席菜雖則已是餘肴。但是依舊十分豐盛。他們四人享受這餘肴。倒比剛才大跛二刁吃的整席要暢快得多。這且按下不表。再說大跛二刁送唐寅走後。大家就下功夫研究這新來書僮。難道真是神仙下凡。怎麼掄指一算。便會猜透自己的心事。這心事又不寫在面孔上。他又是剛進書房。怎麼會這般靈驗。

……畢竟刁弟勝過躡兒。他想了半晌。急的叫將起來道。老冲老冲。了不得。了不得。我們都上了刁奴的當了。大躡忙問。怎麼麼上當。二刁雙拳擱着肩膀。一跳一蹶的說道。老冲。二公子猜到了。我們前幾天做的希稿。不其放在希本底下嗎。他比我們先進希房。一定偷看了我們的希稿。却到我們面來上冒充仙人。老冲不要向信他。等他進來。二公子再請他吃瞎夫偷精。說到這句。伸出拳頭做了幾下手勢。大躡呆了一會道。照照照啊。這這刁奴真是可惡極了。現現在西洋鏡已被我們拆穿。等等他進來。大大公子依舊叫他試試法……寶。唐寅那裏想得到兩個躡頭也會覺悟過來。吃喝完畢。依舊回至書房。他想兩個躡頭一定已是心悅誠服。當他半仙大叔奉承。因而擺出架子反剪雙手。先輕輕地咳嗽一聲。然後神氣活現的踏進書房。不想還沒有

跨過門檻。大跛早是迎頭趕到。嘴裏說一聲照照你大公子的法寶。這句話期期艾艾的說了半晌。唐寅何等乖覺。自然早做了準備。等得大跛一口濃涎吐出。他把腦袋一偏。撲的一聲。一口濃涎早已吐落在雕欄之上。二刁見大跛的法寶不生效力。惡很很的一個箭步奔到道。老冲讓開。可惡的刁奴。試試二公子的瞎夫偷精。那裏其未卜天機。(先知)說着。早已揚起右手一拳打來。唐寅向後一閃。索性退出書房門說道。二位公子又要混鬧了。難道我的未卜先知是假的不成。二刁點頭簸腦的說道。你的希(西)洋鏡都被我們揚(拆)穿了。你偷看了我們的希(詩)稿。其(自)然推(猜)着我們的心思。倒說什麼未卜天機。(先知)要做半掀(仙)起來。真其妻(豈)有此理。唐寅笑道。你們的詩稿放在那裏。我怎能看得見。况且除了這事之外。什

麼事都能未卜先知。不信兩位公子可再試一試瞧。二刁道。好。那麼你倒推推。到底那香其誰。大跛也把腦袋得上幾得道。我我的香香是誰。唐寅微微一笑道。這有何難。讓我一算便知。說着。掄起指頭搗了一下鬼。便道。二公子望念着的香叔。就是大公子望想着的香啊。這話對不對。大跛道。到到底叫什麼名字呢。二刁道。到底其怎樣的人。唐寅笑道。這人名字。就叫秋香。這人品貌。婢中之王。大跛忙又稱呼大叔道。真真個又被你你猜着了。二刁道。這還不算。你再推推。推得對。稱你半仙。推得不對。當丁（心）瞎夫偷精。唐寅道。好好。再猜什麼。二刁道。你推那個秋香。和我們可有什麼話巴西。（戲）唐寅道。你要我再猜。怎麼可以不讓我進門。二刁伸臂一讓道。你進來就其了。唐寅大大方方的走進書房。晃了一晃腦袋說道。落花

有意隨流水。流水無心戀落花。恐怕都成了空想。大跛雙手一沉道。大大叔。照照啊。再再請大叔……猜。爲爲什麼秋……不不愛……們。唐寅提一提右腿道。我這兩條腿兒發痠了。你們要我推算。怎能使我老是站着。二刁忙把他讓到裏面。指着一張椅子說道。三仙請坐。唐寅笑道。什麼叫做三仙。二刁道。本來你其半仙。但你我現在還不向你信。只能稱你三分仙。你再推推中了。我就稱你半仙。唐寅聽了。一笑。接着抹一抹鼻尖說道。遇見秋香。摸摸索索。這種行爲。實在醜惡。難怪秋香。拚命退却。稟告太君。風波大作。二刁抓開手掌。向自己腿上亂拍了幾下道。真其半仙。真其半仙。怎麼我們在備弄裏做的其情你也推得着。大跛也是喜形於色道。大大叔。你你再猜後後來怎樣。唐寅乾咳了一聲道。你們問個不休。說得我口喝了。喝杯

……二刁忙怪大跛道。老冲真其個跛頭。要半仙推算。茶也不倒一杯。大跛道。大大懶差小……懶。我我去倒來……是。說着。立刻去倒了一杯香茗奉上。唐寅慢吞吞地把這杯茶喝乾後。才放下茶杯說道。紫薇堂上。兄弟一雙。左右分跪。眼淚汪汪。一個半斤。一個八兩。雙膝落地。又痛又癢。出乖露醜。成什麼樣。思前想後。害在秋香。二刁由不得跳將起來道。十仙十仙。不稱你半仙。要稱你十仙了。你真其觀音娘娘下凡。推得一點都不錯。好本其呀。好本其呀。……大跛也拍手道。大大叔。你你編了千字文。真……好聽。「知……過必改。得……能莫忘」。阿阿二。我我們快些……改……過吧。……唐寅暗暗地把肚子也幾乎笑疼。從此以後。兩個跛頭對於唐寅萬分崇拜。反客爲主。有些地方顛倒去服伺唐寅。一面懇求唐寅教他們偷香竊

玉的方法。唐寅只得用言語推托過了。第二天已是八月十四。兩個頭一早就進書房。唐寅免不了要伺候茶水。雖則他聲明在先不會拎水。但是既充了書僮。穿上了羅帽直身。這個責任又叫誰去負擔。依舊只得提着紫銅吊壺上廚房取水。廚房坐落何處。他已預早向華平詢問清楚。這時便抄着備弄向廚房裏走去。他自以爲不會走錯。一路並不找人詢問。不想轉錯了一個灣。不知不覺的竟是走進了小廚房來。舉目一看。但見裏面雖不十分寬大。可是收拾得異常清潔。小小的一座灶頭。油光跌滑的一具碗櫥。到處都是揩抹得纖塵不染。這才知道自己已是走錯。這裏一定是昨天華平所說的小廚房。正待返身退出。早聽得嬌滴滴的聲音喚道。新來兄弟。快進來坐啊。接着就見那碗櫥背後轉出一個滿面春風的年輕丫環。原來這人正是掌管小廚房的石榴姊

姊。他因爲昨天不曾見到新來書僮。怨恨了一夜。今天一早起身。正在小廚房裏呆呆發怔。害着片面相思。不想事有湊巧。唐寅恰好於這時撞將進來。這可真使石榴如獲至寶。一面口頭歡迎。一面很迅速的搶到跟前。接過唐寅手裏的銅吊來放在一邊。順手拉過一條廣漆長檯來讓坐。唐寅見她那般殷勤。口稱一聲姊姊。接着便是深深一揖。慌得石榴連忙還禮。先請唐寅坐了這邊一端。然後自己老實不客氣的在那一端坐下。中間約摸距離四五寸光景。彼此通過了姓名。石榴輕輕地把嬌軀挪近一點。滿面含笑的可問唐寅道。華安兄弟。聽你的口音。不似這裏人氏。府上是那裏。唐寅正正經經的答道。小弟是蘇州人氏。石榴道。啣。巧極了。我也是蘇州。請問華安兄弟是蘇州那一處。唐寅道。蘇州城外野貓弄。石榴道。咦。有這等巧事。我也是蘇州野貓

弄呀。石榴說時。又將身子挪過一點。兩下的距離已愈接愈近。唐寅不覺暗暗好笑。心想要使秋香能夠這樣熱烈遷就。那又何等快活。石榴雖也有幾分姿色。但因這幾年來所謀輒左。心頭鬱鬱寡歡。未免形容憔悴。一張臉兒已變成了削骨臉。假使含着滿面笑容。可是在旁人看來。也覺春風少而秋氣多。眉宇間隱隱露出肅殺之氣。似乎有些難以親近。因此石榴的嬌軀儘管挪近。唐寅的身子却也儘管移讓。總使中間留出一條緩衝地帶。不讓兩下的肌肉發生接觸。石榴這時。芳心只是怦怦亂跳。因又問道。華安兄弟。今年多少青春。唐寅望着自己的足尖答道。小弟今年一十八歲。石榴道。咦。不信一巧竟會巧到如此地步。我也是一十八歲啊。說時。屁股又挪近一點。唐寅忍不住只是好笑。暗想這丫環橫一句巧極。豎一句巧極。我怎麼說。她便怎

麼應。讓我來湊個趣兒。索性迎着她的心理哄她一哄。讓她多叫幾聲巧。因道。請問姊姊是幾時生日。石榴心想。有了意思了。他問到我的生日。自然對我已是有意。於是連忙答道。華安兄弟。我是八月初一日白晝午時的生辰。唐寅忙道。咦。這個巧可真巧到了極點了。小弟也是八月初一午時的生日呀。石榴聽了這話。由不得一片熱誠達到了沸點。一面將身子輕輕移過。一面望着唐寅眼角裏流出笑來道。華安兄弟。這樣說來。我們倆竟是坐着一條船來的了。唐寅聽了。正待回言。只聽得一連兩聲啊喲。橈脚朝天。唐寅石榴已同時落地。原來一方儘是挪近。一方儘是退讓。兩口兒已同時坐到了長橈的一端。這時候那條長橈。一端的重量激增。唐寅見石榴還是一步步挨近過來。自然再要向右退縮。不想就在這時。橈脚一個傾斜。就像怒馬一

樣的直豎起來。立刻就將他們倆同時撲翻了。唐寅到底身子靈泛。一聲啊啣未畢。一骨碌早已爬起。忙用袖口拍去了身上的浮塵。石榴却裝腔作勢的伸着一條臂膊。逼緊喉嚨望着唐寅嬌呼道。華安兄弟。快來扶我一扶呢。……唐寅對她楞住了半晌。沒奈何。只得俯下身子把她扶起。石榴緊握着唐寅的手。嬌喘吁吁的說道。我們倆同時跌倒。真是一個好口彩。你知道嗎。這就叫做倒成雙啊。唐寅聽了。由不得向她一笑。正是

只爲雙方同跌倒 才致片面害相思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一派真殷勤醜人作怪
滿腔假敷衍才子寡情

石榴和唐寅同時跌倒。石榴讓唐寅扶了起來。連忙笑着說道。這倒真是一個好口彩。這就叫做倒（到）成雙啊。唐寅聽了一笑。接着和石榴告辭道。時候不早。小弟要去大廚房取水去了。石榴忙的攔阻道。你忙什麼。你要熱水。我自有熱水給你。大廚房裏人多手雜。又是污穢不堪。像你這樣漂亮人物。怎麼可以去得。剛才那一交筋斗。假使是大廚房裏跌了。身上衣服一定跌得一塌糊塗。非完全洗過不可。一面說。一面取出羅帕。先將自己身上拂了一下。接着又替唐寅也拂了幾拂。然後放平了長橈。再讓唐寅就坐。唐寅笑道。小弟跌怕了。還是站着談吧。石榴道。我們各坐一端。那裏再會跌呢。說時。一定

讓着唐寅重行坐下。石榴眼角傳情的一笑道。我生平最愛同鄉人。你不但是我的同鄉。並且和我是同年同月同時辰。如今又同入相府。同在一鍋裏吃飯。老天爺生就我們這一對兒。端的有些意思。日後同的事情一定還是很多。華安兄弟。你是聰明人。你倒猜猜。我們兩人日後應該回到怎樣地步。唐寅搖頭道。這個我不知道。還是姐姐明說了吧。石榴把粉頸一扭。抿着櫻唇一笑道。怪難爲情的。這時且不要說穿吧。反正華安兄弟總是心照不宣的。華安兄弟。再過幾天就是我們的生日了。你打算齋個星官嗎。唐寅道。姐姐又來了。小弟如今落到這般地步。在相府裏當一名奴僕。怎麼還有星官可齋。石榴道。這打什麼緊。反正到那天我是年年老規矩要齋的。添客不添菜。我順便替你齋了就是。唐寅連忙稱謝道。這豈不破費姐姐。石榴道。有什麼破

費。不過多添一張紙馬。那時候你的星官是壽星。我的星官是王母。兩張紙馬供在一處。倒是怪好玩的。唐寅心想。反正我的生日是假。由她怎樣去胡纏就是。於是又向她含笑稱謝。石榴向他身上望了幾眼道。同鄉人總是幫同鄉人。年紀輕輕的出來做僮兒。舉目無親。說來真是可憐。當初我初進相府時也挨了多少苦楚。你的衣服換下來。可不用給外人去洗。他們洗的衣服。都是洗與不洗一樣，穿在身上。真把你的潔白的肌膚也染污了。你儘管拿到裏面來交給我。包管洗得乾乾淨淨。另外再替你加上一點松子漿。包管穿到身上。又舒服。又整齊。越發襯得起你這張縹緞臉兒。她這樣說時。屁股輕輕地挪了幾挪。差不多又要和唐寅接觸。慌得唐寅連忙站起來笑道。姐姐跌了一交。還沒有跌怕嗎。石榴斜眇着他笑道。那裏會跌怕。再來一個倒老成。

雙豈不好嗎。唐寅微微一笑道。因道時候已是不早。兩位公子正在書房裏等用茶水。還請姐姐指點。大廚房究在那裏。石榴道。忙什麼。反正兩位公子都是跛頭。唐寅含笑搖頭道。不。兩位公子雖是跛頭。可是脾氣却非常之大。二公子的瞎夫偷精。尤其是吃他不消。好姐姐。來日方長。我們有機會再談就是了。這一句好姐姐。幾乎把石榴的筋骨叫得一寸一節的溶化。靈魂兒不知飛到了那裏。沉醉了好半晌。方始恢復原狀。自思這小廚房裏委實不是調情的所在。只要彼此心照。月下老人自會從中撮合。這段良緣。遲早總是逃跑不了。又何必爭在一時。想到這裏。站起身來望着唐寅鄭重叮囑道。華安兄弟。你去是去。可是你千萬不能忘了我這個同年同月同日同時同鄉在一鍋裏吃飯的石榴。……我叫石榴。你記住了嗎。唐寅連連點頭道。決不忘懷

。姐姐儘請放心。大廚房究在何處。請姐指示一下吧。石榴嘻的一笑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一壁說。一壁扭轉嬌軀挨到牆邊。伸手將那牆上的一扇六角花窗輕輕一撥。接着向窗外高聲喚道。大廚房裏來人。……一言未畢。窗外一聲答應。立刻便有人隔着窗戶問道。姐姐有何使喚。石榴取過銅吊從窗口裏授給那人道。快去舀一吊熱水。不許太滿。也不許過淺。只要八分光景。廚役接過銅吊。不上片刻。早從窗裏遞了過來。石榴接過來遞給唐寅。依舊閉上窗子。回身向唐寅笑道。是不是近在眼前。這樣豈不省了你許多脚步。下次要什麼東西。還是到我這裏。讓我替你向他們要。一則免得去踏那骯髒的土地。二則免得給他們欺侮。你這就好好的去吧。唐寅連連稱謝。提着銅吊告別走路。可是唐寅到底是一榜解元。平日享慣榮華。受慣富貴。幾

時又曾拾過水來。不上幾步。早把地下潑得淋淋漓漓。點點滴滴。石榴見了。連忙把他叫住。走上前來說道。華安兄弟。我見你這副光景。真是替你可憐。又替我自己可憐。怎麼好好人家出身。要來低三下四的當奴才。說時。雙眼盈盈的似乎要掛下淚來。唐寅聽了莫明其妙。連忙向她問道。姐姐因何突然傷感起來。石榴微微地把腦袋晃了幾下。過了片晌。才微嘆一聲道。唉。華安兄弟。什麼鳥啼什麼聲。什麼人行什麼路。剛才我見你走幾步路。步履從容。衣袖招展。就知道你是好出身。但是你此刻提着水吊。就不能這樣走。你不見銅吊裏的水。已給你潑出不少嗎。假使這樣子走到書房。這一吊水。豈不全讓你潑光了嗎。好兄弟。我剛才吩咐大廚房裏只舀八分光景。就爲防這一着。不想你依舊潑翻了。好兄弟。你可知道潑去一點水倒是小事。

假使你把手腳燙疼了。好兄弟。你想我怎麼過呢。豈不心疼死了嗎。這幾句話。說得唐寅竟似那天小船上的米田共一樣。渾身肌肉痠子。必必剝剝的直跳下來。然而石榴却還是肉麻當有趣。雙眼骨溜溜地在唐寅腳上瞧了一陣。連說還好還好。幸而沒有潑到腳上。記得我六年。前初進相府時。也是和你一樣。太夫人命我舀盆臉水。捧到房中總得打個七折八扣。就像你剛才提銅吊一樣。好兄弟。我也是好出身啊。年紀輕輕的出來充當婢女。心裏時常存着怨恨。要不是今日遇見好兄弟也是和我一樣的遭際。這個日子我真有些不願意再過下去呢。唐寅聽她愈說愈露骨。便出其不意的問上一聲道。姐姐是幾歲進的相府。石榴說溜了嘴。由不得脫口而出道。可憐也和好兄弟一般。只有一十八歲呢。唐寅笑道。咦。奇了奇了。姐姐初進相府是一十八歲。怎麼

過了六年。依舊是一十八歲呢。這句話頓時把石榴問得臉上開起石榴花來。一隻眼珠子也呆住了。幸而她能言舌辯。連忙兜轉話鋒分辯道。咦。我只道華安兄弟問我現在的年齡。那六年前還不是一十二歲嗎。唐寅聽她這句話兒也分辯得不大高明。肚子裏暗暗一笑。接着便向她索還銅吊道。姐姐。水要冷了。請你還我銅吊。讓我拿出去吧。石榴眉梢眼角都堆上媚色。雙眼斜眇着唐寅盈盈一笑道。銅吊裏的水冷了是不妨的。只要。……唐寅道。只要什麼。石榴現着可憐巴巴的態度說道。只要你愛我的心。始終如一。不要也像這銅吊裏的水一樣。隔一會便變得冰冷。唐寅聽了。不禁暗自失笑道。我自從遇見了你。一顆心就冷到現在。不會發生一分一毫的熱度。你打這種癡念。真是何苦來呢。心裏這樣想。嘴上却依舊敷衍道。姐姐放心。我的心是始

終不會冷的。石榴這才認爲滿足。一面將銅吊遞給唐寅。一面又教了他幾種提着水走路的姿勢。唐寅接過銅吊。稱謝一聲。撥轉身子便走。石榴望着他的背影。暗暗咬牙道。這個小冤家。真是累死我了。誰叫你生得這般兒的俊模樣。你要忘了今日一番言語。辜負我的一片痴心。那我就是到了閻王殿前也決不和你甘休的呢。……一個拐灣。唐寅已是不見。原來是一垛牆角障礙住了。石榴咬牙切齒。指着牆角罵道。不做美的短命的牆角。總有一天惹惱了我的性子。稟明了太夫人。三槌兩斧把你砍個精光。瞧你能否再有本領遮斷我的視線。……不說石榴遷怒牆角。且說唐寅提着銅吊回進書房。一看只有二刁一人。一壁沖茶水。一壁便問二刁道。大公子呢。二刁道。老沖送胡調去了。唐寅不解所謂道。誰是胡調。二刁一跳一縱。很得意的說道。嘿呵

。嘿呵。半天（仙）半天也有不小（曉）得的其（事）情嗎。這個典故其出在希希（四書）裏的咧。唐寅到底是聰明人。立時省悟過來道。哦。大公子一定是送他的岳父去了。二刁伸一伸舌頭。拍手大笑道。到底其半天。到底其半天。怎麼一推就着。唐寅道。這有何難。論語上有一句叫做「遇丈人。以杖荷條」。你說大公子送「荷條」去了。這不分明是去送他的丈人嗎。這一解釋。愈發把二刁佩服得五體投地。認定華安的才情。竟比他們的王老夫子還要高出萬倍。原來今年春間。二刁曾將這個啞謎。同樣的叫王老夫子猜打。王本立一連猜了幾次沒有猜中。後來還是二刁說穿了。方始明白。因而此時的二刁。就認定王本立的才情端的還不及新來的書僮。無形中更添了幾分欽佩。這且不說。再說杜翰林來到華府只住了一宵。因為來日便是中秋。急於要趕

回過節。就向華太師告別回蘇。不過本月二十四。却是杜翰林的五十生辰。因而向華老再三聲明。一定要華老闔第光臨。去蘇州吃一杯壽酒。華太師只得連連稱謝道。親翁華誕。做女婿的自然應該登堂祝嘏。只是大郎生性痴獃。恐怕到了蘇州。當着大庭廣衆之間。一定要鬧笑話。反使親翁面上不好看。老夫也實覺慚赧。杜翰林道。那麼女婿不來。女兒可一定要來的。華太師道。這個自然。到了那日。老夫也該登堂祝壽。順便還想賞鑒賞鑒李典史寄存在府上的書畫呢。杜翰林連說甚好。於是雙方約定。過了中秋。杜翰林先派船隻來接取女兒歸甯。華太師在八月廿三以前。無論如何趕到。他們倆這樣的磋商。倒累得一旁的大躉憂喜交集。憂是憂的老生活只許媳婦歸甯。不許自己去向丈人祝壽。媳婦兒一走。薄衾單枕無人溫。好幾夜的孤眠獨宿。

委實有些難受。喜是喜的老生活上蘇州。至少也得四五天才回來。在這四五天之內。無人管束。又好大大的活動一下。……杜翰林既與華太師商約定後。彼此握手言別。大娘娘送出中門自回。華太師送到大門前方始留步。華文由華平陪侍着一直送至河埠。杜翰林又向他鄭重叮囑。叫他要用心讀書。力求上進。以報君親。大躉連連應是。直待船上解纜啓旋。方才同着華平回進相府。這也不在話下。第二天便是中秋佳節。唐寅自進相府。屈指算來。前後業已三天。除却在紫薇堂上見秋香一面。以後就是人面杳然。相府裏的規矩何等森嚴。秋香既是無事不出中門。唐寅也是不奉呼喚不准入內。心裏由不得暗暗納悶。尋思這樣的團圓佳節。拋下了八位如花美眷。來到這陌陌冷冷清清的地方孤眠獨宿。嘗這樣淒涼况味。這豈不是自討苦吃。自

遭煩惱嗎。……唐寅這樣悶悶昏昏。意興索然。可是華太師却是興致勃勃。端正慶賞佳節。他老人家因爲新得了一個俊秀的書僮。心裏非常得意。恰好又逢着這個佳節。興致就平添了萬倍。早兩天就雇巧匠紮就了兩座大香斗。一座供在紫薇堂中。乃是「蟾宮預織登科記」的故事。另一座是「唐明皇遊月宮」的綴景。在天香堂庭心中供下。恰好這天天色又好。紅日剛剛西沉。一輪圓到十分的明月已是冉冉上升。晶明皎潔的斜懸天空。天香堂前庭院中丹桂盛開。濃香撲鼻。從對面一個大月洞門走出。便是一帶假山。四圍盛栽着各種奇花異卉。園內豢養着各種珍禽奇獸。這園子叫做「適園」。適園東面數椽精舍。就是「論文堂」。每逢春秋佳日。華太師總是柬邀同文。在這「論文堂」上詩酒歡會。「適園」西首……走過九曲橋。就是「金粟山房」。兩位

公子讀書之地。上文已經說過。這裏也不贅敘。這天就在兩處擺下酒筵。天香堂一席。華鴻山和兩個兒子同坐。紫薇堂一席。老夫人和兩個媳婦同飲。這時候女客們早已開宴。華太師却守着皓月當空。浮雲盡散。方才提起精神。舉盃邀月。對着明月開懷暢飲。可笑大踱二刁因爲昨天歡宴杜翰林席上沒有吃得痛快。一個飯也沒吃。整整地餓了一天。一個多上了幾回毛廁。把腹中宿貨一齊出盡。預備今天吃個爽快。不想太師對於這一對寶貨。委實見了就要生氣。更兼這時再有一個才貌雙全的書僮在旁一比。就越發顯得兩個兒子的猥瑣不堪。心裏好生納悶。唐寅替他們父子三人滿滿的酌了三杯酒。華太師掙着長鬚。抬頭向明月看得出神。並不理會到吃喝。這可真是急煞了兩個踱頭。又不敢向他催促。只得眼睜睜地各自望着酒盃。華老望着明月出神。

。他們却是望着酒盃出神。古語道得好。「不見可欲。其心不亂」。何況他們一個挨餓。一個如廁。整整的已是打了一天的熱望。直到現在佳肴羅列。美酒當前。兀是眼看不動口。呆怔怔的向酒菜望着。試想叫他們那裏還忍耐得住。大跛早悄悄地發話道。不不好。饑饉虫爬爬到喉嚨……了。二刁也撇着嘴道。老冲，你爬到喉嚨口還好。我的饑虫已鑽到鼻孔裏了。他倆自以爲講得很低。不想已給華老聽見。立刻一聲喝住道。這麼大的年紀。好不羞慚。平日要你們用心讀書。比登天還難。如今見了酒菜。就這樣迫不及待。究竟你們要到幾時才能像個人啊。說着。長嘆了一聲。接着就舉起酒盃。悶悶的乾了一盃。他老人家的酒盃一舉。大跛二刁也不顧再要挨罵。忙不迭的各自搶起酒盃。送到嘴邊一飲而盡。唐寅何等乖覺。不待吩咐。早又在三隻空

盃裏滿滿的酌上三盃。華太師只略一舉箸。兩個跛頭就立刻變成了雙槍陸文龍。大家奮勇當先。向席面上獵取菜肴。這一着畢竟又是刁弟勝於跛兄。眼快手也快。嘴裏塞滿了燻魚。又騰出空箸來夾取火腿。大跛目光既是遲鈍。手腕又是呆笨。拚命的用象牙箸夾取一個鵪鶉蛋。夾了半天。好容易夾住了。可是正要收箸。忽然手指一顫。撲的一下。一個圓溜溜的鵪鶉蛋早已跳到了醬油碟子裏。倒把醬油濺了滿桌。他見鵪鶉蛋逃跑。情不自禁的高聲大喊道。阿阿二。中中途脫逃。快快些幫我捉……拏。華太師使勁的用牙筋在桌上一拍。恨恨的罵道。跛頭跛到這般地步。嚇得大跛連忙收回牙箸。不敢再去捉拏那中途脫逃的鵪鶉蛋。連喉嚨口的饞虫也都嚇呆了。不敢再向外邊亂爬。恰好這時華平上了一盆溜蝦仁。熱氣蒸騰。一股香味直向兩個跛頭的鼻子裏侵襲

。弟兄二人。各自眼中冒火。恨不得順手搶來一吞而盡。但因華老在座。到底不敢野蠻。不則今天這席酒。也許准會使他們把頭顱打破。串演一齣全武行的活劇。當時華太師偶然抬頭。但見月光如水。銀輝照澈大地。那月洞門外的玲瓏假山石上。正有一頭梅花馴鹿。引起長頸。在那裏徘徊瞻眺。由不得心裏一動。立刻得了一句上聯。叫做「假山真鹿走」。於是吩咐大跛二刁快快各自對來。這一來。可真是驚壞了跛兄。急煞了刁弟。兩口兒的眼珠子各自定住了。

小心火燭推刁弟 此路不通讓跛兄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煮鶴焚琴大煞風景
吟詩作對小試才能

華太師出了「假山真鹿走」的上聯。又恐他們兄弟倆不能瞭解。便說真假二字是一正一反。山是假山。鹿是真鹿。着眼就在這真假二字上頭。你們對的下聯。也得用一正一反的字句方合題旨。可憐兩個跛頭。一個是「火燭小心」一個是「此路不通」。暗罵老生活莫非今天害了神經病。放着熱辣辣香噴噴的佳肴美酒不吃。却想出這麼個撈什子的對聯來作弄人。你要賣弄才情。也得到外人面上去賣弄。何苦一定要和兒子們作對頭呢。……還算他們有急智。瞧着華老不防備。連忙向旁邊的「半仙」「大叔」發無線電。請他速發救兵。唐寅無奈。一看華太師正在舉頭望明月。只得用手指頭蘸些酒偷偷地在桌上寫了

死活二字。接着趕緊抹去。幸而不曾被華老瞧見。兩個跛頭有了死活二字自然就容易屬對。大跛一眼瞥見華安手中執着酒壺連喊有有了。有有了。我我對「死酒活人篩」。二刁接着說道。我也有了。我對「死菜活人燒」。華老緊皺雙眉。一連搖頭道。成什麼話。雜湊成句。半點不通。華安。你也來對上一個。唐寅聽得華老吩咐。連忙點頭應是。因道。兩位公子把死活二字對真假二字。這是很有意思。只得改換幾字便得。小的就對「死水活魚游」。求太師爺教正。華老連連點頭。這五個字對得很好。真似點鐵成金。華平過來。你把這一盆溜蝦仁撒下。賞給華安吃。這一來不打緊。真把兩個跛頭的眼淚也幾乎急得直流下來。眼睜睜的看着華平把一盆熱氣蒸騰濃香撲鼻的溜蝦仁依舊撒下。又不敢動手搶奪。只好咕嚕咕嚕地各自咽着纔涎。幸而蝦仁去

後。沒多一刻。就是一隻走油蹄膀上了上來。大跛二刁方才轉悲爲喜。以爲在蝦仁上失之東隅。這時就可在蹄膀上收之桑榆。二刁連忙運用他的精密的目光。測量了蹄膀上的形勢。準備讓老生活略一舉箸。他便要用牙筷代替大筆。使頸在蹄膀面上一橫一豎。畫上一個大十字。然後又一塊向嘴裏送。不想他的十字沒有畫得成。華老却想出了一句嵌着十字的上聯來。這上聯是「十口心思。思國思家思社稷」。倒說這是拆字格。十口心三字合成一個思字。你們也得照這屬對。快快想個下聯對上。大跛急得幾乎哭出來道。不好。這這碗生瘡……肉。眼見得又是不能到口了。原來大跛不識是油蹄膀。只道是一塊生天泡瘡的猪肉。二刁更是急得沒好氣道。今天不是賞節。倒像祭祖。只好一樣樣嗅些熱氣。華老怒喝道。休得胡言。快快對來。對得好。自

然儘給你們吃。對得不好。那可……哼。……說到這裏。兩道目光向大跛二刁怒射了一下。只嚇得跛兄刁弟越發好似見了閻王一樣。那裏還對得上半個字來。好在有例在先。只得依舊向唐寅連發急電。唐寅恐被華老見了受責。只得觀着空兒。用指頭蘸着酒。先向大跛這邊寫了一個賞字。又恐他不會分拆。先寫八。後寫目。最後寫尙。寫好拭去。又向二刁那邊寫了一個賀字。也是先寫八。再寫目。然後寫加。兩個跛頭思索了半天。倒是二刁先對就。說是「八目加賀」。華老見他頓住不說。便喝問道。賀什麼。二刁向唐寅望了一眼道。「賀來賀去賀希僮」華老搖頭道胡說。書僮要你賀的什麼。二刁道。書僮有溜蝦仁吃。其然要賀賀他。華老連說胡說。回臉向唐寅道。華安。你可替二公子改削一下。唐寅連連應是道。二公子這句「八目加賀」很好

。下一句只須略換數字。改作「賀花賀月賀嫦娥」。華老聽了大喜。忙又吩咐華平。撤下走油蹄膀給華安吃。華平正要上前動手。只急得大跛連忙阻止道。且且慢。讓讓我對來。生生瘡肉我是最愛吃的。我對的是「八目尙賞」說了一句。也像二刁一樣頓住了。華老道。賞什麼大跛想了一陣。却又想不出個下句。恰好這時又上了一碗馨香撲鼻的鮮魚湯來。大跛搔頭摸耳正在無可奈何的當兒。一見鮮魚湯。觸景生情。沒奈何。只得忍痛含悲的湊上一句道。「賞蝦賞肉賞魚湯」華老氣得無話可說。先命華平把蹄膀魚湯同時撤下。然後吩咐唐寅再把大跛的下聯刪改。唐寅先謝了賞。然後從容不迫的說道。大公子這句「八目尙賞」也是很好。下一句卽景生情。可改作「賞風賞月賞秋香」華老連連點頭。正待稱贊唐寅。二刁突然大叫起來道。爸。別上了

希僮的當。別的都可賞給他。惟有秋香却不能賞給他。……原來兩個跛頭生性雖然癡獸。可是愛慕秋香的心思。却比唐寅不會差到那裏。所以此時二刁聽到了「賞秋香」三字。竟會情不自禁的叫將起來。阻止華老不能將秋香賞給華安。可笑唐寅一語雙關。原想借此做個異日的佳兆。不想朦過了華老。却是朦不過獸公子。自己的心思。竟被他一語中的。一口道破。心頭由不得別別地跳了幾下。幸而華老却向二刁怒目而視道。你胡說些什麼。二刁道。華安不懷好意。要賞秋香。爸可千萬不要上他的當。大跛也隨聲附和道。對對呀。香香。賞賞……不得。華老還不會明白他倆的意思。又好氣又好笑的喝問。你們且把這三字解釋一下。什麼叫做賞。什麼叫做秋香。大跛搖頭擺腦的念道。賞賞者。賞賞賜也。二刁也擺出讀文章的架子來念道。秋香者。

阿每機（之）心腹婢女也。……華老氣得將牙筋很命的桌上一拍。恨地罵道。真是一對不可雕的朽木。枉讀了多年的書。却連這賞秋香三字還不會會解釋。唉。真是氣死我了。唐寅却是暗暗好笑。心想這一下可不是兩個跛頭誤解。却是你老人家猜不透區區的心思。區區要你賞賜秋香。却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咧。……恰好這時又是一次八寶鴨上了上來。華老此時早把肚子氣飽了。因向唐寅說道。華安。你把方才的上聯。另想一個下聯。對得好。就把這次八寶鴨也賞給你吃。唐寅應一聲遵太師爺吩咐。略不思索。便把下聯對就道。「寸身言謝。謝天謝地謝君王」。華鴻山此時雖經告老還鄉。但是皇上賜食全俸。依舊把他優禮相待。因而華鴻山雖則身在江湖。一顆心却時時罣繫着君國。今天一早。本來燒過一爐香。望北遙祝國泰民安。皇帝萬歲。

萬萬歲。也算是答謝一點浩蕩君恩。唐寅好似猜透了他的心思。迫合着他的心理。才對上這句「謝天謝地謝君王」的下聯。既合着華太師的身分。又對得非常自然。華太師當時。由不得拍手叫好。立命華平把人寶鴨也撒下去了。這時只把兩個跛頭氣恨得咬牙切齒。暗罵華老當真患了神經病。一時真是哭笑不得。這當兒席上先後又上了兩道菜肴。兩個跛頭料想沒有分兒。氣破了肚子。索性看也不看。華太師今天的這種舉動。原想借着華安。激發兩個兒子的志氣。好讓他們感到羞慚。自己知道努力向上。並不是當真要餓他們的肚子。因而過了一會。便又望着大跛二刁說道。大郎二郎。你們可把近日做的詩稿。各自念一首給我聽。假使做得不差。席上的佳肴。就讓你們吃個痛快。不則依舊只得賞給華安。兩個跛頭正是饞蟲在舌頭上打了無數次的來回。

。爬上舌尖。又咽下喉嚨。咽下喉嚨。又爬上舌尖。腹內的蛔蟲。更裏應外合。咕囉囉地儘管引頸長鳴。如今一聽華老只要他們是背一首詩稿。依然可以飽嘗佳肴。這就立刻又打動了他們的食慾。二刁抖擻精神。第一個搶着說我有一首「詠香……」本來要說詠香叔。一想不對。叔字說不得。還算他轉變得快。忙說我有一首「詠香斗」。華老點頭道。這個題目倒是即景生情。且把詩句念給我聽。二刁搖幌着身子念道。

。香斗香之斗。香乎斗亦香。而香其撲鼻。香斗上爺床。

華老呸了一口道。一派胡言。那還像什麼詩。回頭向大跛道。你呢。大跛道。我我也是詠的香斗。接着期期艾艾的念道。

去年今日此堂中。香與區區相映紅。阿大不曾何處去。香啊今日

返亭東。

華太師把腦袋搖得像博浪鼓一般。一連長嘆了幾聲道。想不到我華鴻山一身正直。自問從未做過一件虧心之事。不想老天爺却是這樣的使我難堪。要不是有個聰明的書僮在這裏慰我心曲。我真要氣死在你們這一對寶貨手裏了。說着。又撚着銀髯長嘆了幾聲。方才轉過目光向唐寅說道。華安。剛才你所改的對聯內中不是有賀花賀月四個字嗎。如今你就把花月爲題。限你詠四首七律。詠得精工。這全席菜肴就一齊賞了你吃。唐寅應一聲遵命。接着就放開酒壺。反剪雙手。在天香堂上回來回去的打起旋磨來。照理他是個書僮。無論如何也不應有這態度。但是華太師看了。心裏反在嘖嘖稱美。以爲這是詩人應有的態度。並不斥他無禮。反倒臉上微微地露出笑容。這可真使兩個踱

頭氣得發昏章第十一。大家嘖嘖咕咕的咒罵華老。倒說賞了菜肴不算。居然縱容他在廳堂上踱起方步來了。我們不要做公子情願充奴才了。……華老聽了喝道「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這兩句詩你們讀過沒有。一個人第一要有才情。有了才情。不管是奴才。也會有人抬舉他。讚賞他。沒有才情。那就不問是公子王孫。也只得時時挨罵。刻刻遭打。……華老正是借題發揮。策勵兒子的當兒。唐寅早把四首七律做就。於是恭恭敬敬的上前稟明。清朗流利的念出這四首詩來。

有花無月恨茫茫。有月無花恨轉長。花豔似人臨月鏡。月明於水照花香。扶節月下分花入。攜酒花前帶月賞。如此好花如此月。莫將花月作尋常。

花香月色兩相宜。惜月憐花臥轉遲。月落漫憑花送酒。花殘還有

月催詩。隔花窺月無多影。帶月看花別樣姿。多少花前月下客。
年年和月醉花枝。

花發千枝月一輪。天將花月付吟身。權爲月主兼花主。暫作花賓
又月賓。月下花曾留我酌。花前月不厭人貧。好花好月知多少。
弄月吟花有幾人。

高台明月滿花枝。對月看花有所思。今年月圓花好處。去年花病
月昏時。三盃酬月洗花酒。幾首評花品月詩。沉醉欲眠花月下。
只愁花月笑人癡。

唐寅朗吟一首。華太師讚美一首。直待四首吟完。華老兀是讚聲
不絕。接着又喜又氣的向兩個跛頭發話道。你們也懂得一些廉恥嗎。
一個書僮有這樣好的才情。你們枉做了華胄公子。枉讀了這許多年數

的書。胸中竟是漆一般黑。連一付對都對不上來。你們也知道丟臉嗎。大跛聽了此話。偏生不服道。爸。你你說這話不對。你又不是我們肚子裏的蛔……蟲。怎怎麼知道漆漆一樣……黑。二刁也附和道。就其漆一般黑也不妨。只要天天晚上到園子裏去捉螢火蟲吃。保管就會發亮。……華太師越聽越不像話。憤嘆一聲。拂袖而起。吩咐將一席酒菜完全賞給華安吃。兄弟倆不許侵佔半點。自有家丁們掌着燈。送進中門去了。這時紫薇堂上早已散席。大娘娘二娘早已各歸堂樓。惟有太夫人因爲太師爺還沒有進來。坐在內堂守候。幾次命人去天香堂探看動靜。早把華老訓斥兒曹。獎賞華安的一切情由。探聽得明明白白。暗想這也難怪他老人家要生氣。實在兩個兒子太沒出息了。一面想。一面也由不得暗自傷嘆。正在這當兒。忽聽中門上傳進消息。

太師爺進來了。太夫人少不得要起身相迎。家丁們把華老送至中門自有婆子丫環伺候進內。太夫人離坐稱了一聲老相公。一看華老臉上。似乎非常不悅。明知他是爲着兒子警氣。可是不得不動問一聲道。老相公爲何不樂。可笑華鴻山官居相國。位極人臣。執掌了半輩子的朝綱。爲萬民表率。他的才能品行。自然也就不必多說。可是這當兒爲着兩個兒子。竟把他的神經也氣得錯亂了。在太夫人一語之下。他竟會伸出手指。指着太夫人的腹部。恨恨地說道。還說什麼。都是你的肚子太掙氣了。養出這麼一對天上也找不出第三個的活寶。……啊啣。華太師豈不完全錯了。兒子豈是一方面所能養得的嗎。怎麼自己不分一點過。却完全推在老夫人一人身上。說她肚子不掙氣。這豈不真是笑天下之大話嗎。幸而那位太夫人到底是三從兼備。四德俱優。不

比那些小家婦女。沒有一點涵養性。明知老太師氣極失言。不但不和他計較。反而含笑讓坐。假作糊塗的吩咐丫環道。快去端正醒酒湯來。太師爺醉了。只讓秋香在這伺候。你們可各自退去。這樣一來。紫薇堂上就剩得老夫婦及秋香三人。華鴻山到底是受的氣。不是醉的酒。坐定一想。早知自己的話兒說錯。連忙向太夫人陪笑道。我並沒醉酒。只是剛才的一句話兒。委實冒昧。實在是憤極失檢。請你不能介意。太夫人笑道。老相公說的氣話。誰會放在心上。不過兩兒的不肖。乃是天賦如此。老相公就是氣憤也沒用處。沒的反把自己的身子氣壞了。華老微嘆一聲道。這兩個癡兒。看來是不會改變。只好由他們昏昏沉沉的過一輩子。我也顧不得許多。只是看了兩個痴兒的愚呆。就越發顯出新來書童的聰明伶俐。說到這裏。就把剛才吟詩作對的

一切情由一齊告訴了太夫人。接着又低低說道。我有一件事情。正要和夫人商量。說着。向秋香望了一眼道。你也暫且退下。停會再來伺候。秋香正待應命而退。太夫人却把她阻住道。她是我的知心婢女。一向守口如瓶。不會搬嘴弄舌。不用退避。老相公有話請說就是了。秋香聽太夫人這樣一說。自然只好依舊站下。一手搭着椅背。一顆芳心却由不得怦怦亂跳。原來秋香這時。正是發生了誤會。只道太師爺看上了書僮。要把自己許配與他。這一急真是非同小可。她想太師爺不要上了歹人的當吧。那書僮不是好人。他從虎邱一路追隨到東亭鎮。再到相府裏來賣身投靠。他的心思。我可早已窺透。目標完全在我一人身上。我雖是一個低三下四的婢女。畢竟也有幾分氣骨。這樣一個來歷不明。存心不良的淫蕩少年。怎麼就能把終身許配與他。就是

太師爺做主我也決不甘願。若要強迫。甯可一死。決不將婚姻作爲兒戲的。……一面這樣想。一面却注意着太師爺究竟說出什麼話來。但聽得華老說道。夫人。自從華安進門以後。我就存着一條念頭。如今一過三天。我的意思更是決定了。只是這事情不是我一人擅專。總得徵求夫人同意。才能定局。……秋香一聽這話。一顆心別別地愈發跳躍得厲害。恨不得立刻將書僮不是好人的話兒向華老分說個明白。正是

華老有意談衷曲

婢女無心却關腸

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一片癡心暗贈輕綃帕
十分好意空開合卷筵

話說華鴻山要把華安承繼爲螟蛉義子。特來和夫人商議。瞧見秋香在旁。不便啓口。要秋香退避。太夫人阻止道。她是我的知心婢女。老相公有什麼計較。請說明好了。不必叫她退避。華老道。華安這僮兒。我瞧他文才出衆。比我二個兒子。高出萬倍。二個跛兒無甚出息。我要把他承繼……華老說了這二字。口又頓住了。太夫人從容的問道。老相公有話儘說。何必如此呢。華老道。夫人。自從華安入門以後。我已存着這條心。要把華安承繼爲螟蛉子。現在進門已經三天。我的意思越發決定了。但是我一人不能獨專。總得夫人允許。方可定局。並且那華安樣樣超羣出衆。若不把他竭力抬舉。恐怕他一定不

肯屈居在此。太夫人道。老相公要抬舉他。認他爲螟蛉義子。專來和妾身商量。華老道平常的事。當然不用和夫人商議。此事關係重大。非得請示夫人不可。秋香聽了。暗暗好笑。原來如此。那和我有什麼相干。我多疑了。在這當兒。她的一顆心當然也不跳了。太夫人道。老相公的意思。妾身也深以爲然。不過這件事怎能取決於一時之間。非得考慮一下。方可定奪。并且華安入府。前後不過三天。在這三天中的華安。不但老相公見了讚不絕口。便是妾身也賞識他是一個有用人才。不過左傳上有句話兒。叫做有甚美者。必有甚惡。華安的美處。現在見了。可是華安的惡處。我們却沒有見。也許他有美無惡。這是十全十美的少年。但是在這三天之內。誰也不敢下這斷語。要是僅把他當做書僮。我們也不介其意。現在要把他當做義子。總須謹慎。

考慮。不可大意。要三思而後行。華安在這時候。並無歹處。倘一做了我們的兒子。却是破綻百出。到那時候。木已成舟。懊悔不及了。就妾身的愚見。要把他繼做螟蛉。也只得存在心中。決不可此刻宣佈。在這一年半載中。我們只須精細觀察。處處留意。果然是一個十全十美的少年。並無缺點。那時我們實行這過繼的辦法。也不爲遲。老相公以爲然否。華老連連點頭。贊成太夫人緩進辦法。紫薇堂的一席話。只有老夫婦和秋香三人知曉。按且不提。且說唐寅領受了華老的厚賞。一席豐盛酒筵。由他一人獨享。他是一個文弱書生。食量很少。怎能夠一口吸盡西江水呢。大踱道。大大叔。老生活走了。你你這一席酒。怎怎……吃得下。我我肚子裏蛔虫。在我我的肚中咬我我的肚腸呢。大大叔。你你做好事吧。給給我吃吃一些殘肴。你你橫豎吃

不下。唐寅道。我吃得下。吃不下。與你們什麼相干。吃得下便吃。吃不下便剩了。這是太師爺賞給我吃的。吃不吃。由我支配。二刁道。半仙。八月裏天氣。叫做木犀蒸。天氣其（是）很熱的。過了一夜。要餓的。曉（小）菜不吃。由牠餓去。要天打格。真正台（罪）過台過。唐寅笑道。我情願罪過天打。由牠餓便了。餓了。也可以參狗。也可以飫貓。大跛道。大大叔。你譬如給狗吃。當我一只狗罷。請請我。可憐我。這這褲帶。依舊舊要褪……脚背上。二刁道。半仙。你譬其（如）拌貓飯。請我吃下罷。可憐我坐在席上。好像活祖宗。只有看的份兒。嗅的份兒。旁的沒有吃。只吃了二個湯糰。大跛問道。什什麼湯糰。我沒有吃着啊。二刁道。我吃的湯糰。不其（是）真的湯糰。其老生活貶的一個個白眼。唐寅看他們說的可憐。橫豎一

個人吃不下。落得做個春風人情。便允許他們二人同吃。二刁聽得有些份兒賠半仙同吃。快活得不亦樂乎。便吩咐家人把酒席搬到書房中去。開懷暢飲。只因天香堂上的風水不佳。便換一處地方。可以發發利市。家人們一聲答應。便把筵席搬到金粟山房。唐寅也不客氣。就在居中坐定。大跛二刁便在左右相陪。他們弟兄二人都是抱實利主義的。這一頓酒。吃得他們快活無比。也不要吟詩。也不要作對。盡量痛飲。大跛道。吃吃飽了。上上達喉門。下下達肚門。腰腰都灣不轉來。給牠撐住了。二刁道。我的喉嚨口。賽似煖鍋一般。一塊鷄朶在咽喉上面。快些取一把調羹來。給我舀去了罷。……兩個跛頭醉飽以後。自有華吉華慶扶他入內。殘肴唐寅請了華平華吉華慶。彼此可以結人緣。吃畢。已時候不早。這一顆明月。早已高掛天際。唐寅不覺

嘆了一口氣。微微的自言自語道。佳節已過。依舊見不得秋香。我在這裏想念秋香。不知秋香在內室可曾念我否。他的話還未說完。忽聽得嗚嗚的一片簫聲。從秋風中飄來。不由的起了一種感想。想到去年中秋。我們三娘娘九空在桃花廟中吹簫。吹得婉委動聽。我和二娘娘羅秀英同倚欄杆。她把鞋尖。輕輕在那裏擊節。秋風容易。又是團圓佳節。簫聲依舊。只不知玉人何處教吹簫。明月依然。便想到宋人兩句詞。叫做月到舊時明處。與誰同倚欄杆。差不多替我唐寅寫照。他想到這種感想。便興趣全無。不願再瀏覽風景了。便掌燈回到寢室去歇宿。唐寅那間臥室。便在金粟山房的裏面一間。和王先生的臥室相近。王先生沒有到館。這幾天來。是他一人歇宿。他正要上床安睡。忽然覺着枕邊多着一包東西。是挑繡鴛鴦的一方手帕。包着四匣宮餅

。又有大石榴二隻。用紅綠絲線絡着。還打着二個同心結。一望而知爲石榴贈他的東西。原來石榴丫環。忙裏偷閒。溜到外面來窺探華安。探了幾次。沒有探到。心中非常不樂。我今日得着太夫人賞賜宮餅四匣。便想着了華安兄弟。她想我和華安兄弟的姻緣。可能和宮餅一樣圓。我和華安兄弟的下半世日子。可能和宮餅一樣甜。想到這裏。便要討一個好口彩。把四匣宮餅借花獻佛。轉贈與華安兄弟。這一樣圓一樣甜的啞謎兒。華安兄弟是個聰明人。一定能夠猜出自己的心思。外面所包的鴛鴦手帕。我已經藏在空箱中六年。要想贈給一位戀愛的人。但是鴛鴦易繡。戀人難覓。直到昨日在小廚房遇見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辰的華安兄弟。我平時理想中如意郎君。到這日才能實現。這方鴛鴦手帕。不贈華安。贈給誰呢。自恨不識字。不能寫一封情

書。好在我名換石榴。有石榴可作自己的代表。她買着兩隻大石榴。上面繫了紅綠線。打了同心結。自古道。「禮輕情意重」。她想冤家的。接受了我的一份禮。合該想到我憐他的心。管教他翻來覆去。憶念我這同年同月同日同時辰生的石榴呢。其實石榴的猜測。適得其反。她不把禮物贈給唐寅。唐寅孤眠獨宿。度此可憐的中秋。不容易深入睡鄉。真個要翻來覆去想念秋香。覆去翻來望念家鄉。自從得到了石榴的禮物。唐寅付之一笑。以爲天下有這般一相情願的痴心女子。真正令人好笑。他笑了一番。所有想秋香望家鄉的念頭。反而藉此排遣了。便把石榴所贈的東西。放在一旁。安放已畢。橫頭便睡。不多時已入了睡鄉。當那唐寅睡眠正濃時。中門裏的石榴。何嘗歸寢。只把身子緊靠着欄杆。望着團圓的明月。呆呆地發怔。一宿無話。到了來

日。華老接到西席王本立來信。據云。在家發病。一時礙難到館。華老吩咐華安道。師爺因病缺課。兩位公子依舊入書房自修。你雖是個書僮。你的學問百倍公子。遇有疑難字面。公子問你時。你須隨時指點。休得袖手旁觀。兩跛頭聽得先生因病不來。僅有華安伴讀。正遂了他們的心願。對於竊玉偷香的四個字。又有大大的研究一番。不過大跛心中。很有幾分不快。這天。蘇州城隍廟前杜太史府上。已換了一號大船。遣着一名僕婦。一名丫環。到東亭鎮上接取姑奶奶回去吃壽酒。僅接姑奶奶。而不接姑爺。只爲未得華老的許可。大跛也只得向隅了。大娘娘拜別翁姑。又叮囑了丈夫的幾句話。叫他用功勤讀。不要分心。妾身小別數天。便須回來。一切寒暖都須自珍重。叮囑完畢。便挈着婢女秋桂。歸甯老父。編者寫到這裏。暫時按下華府不提。

。且把杜頌堯杜太史的家庭。補叙一番。這位杜太史少年科甲。供職詞曹。曾經放過兩任學道。得人稱盛。杜太史中年以後。便告老回鄉。可是美中不足。僅有兩位千金。沒有兒子。大女兒雪芳。幼年訂婚。却配了一個跛頭。爲這份上。第二女兒月芳小姐的親事。再也不能輕易訂婚。月芳小姐的才貌。勝過她的姊姊。又擅長着一筆丹青。曾經從過吳中老畫師沈石田先生。所以一切筆法。「非常老練。她的擇婿志願。也是不凡。曾在老父面前略吐衷曲。夫婿須擅長三絕。是詩書畫的三絕。又須少年美貌。早得科名。杜太史聽了月芳的要求擇婿過於苛求。一時難覓。待要不依月芳的要求。大女兒雪芳的終身已誤了。可是江南的才子。只有唐祝文周四人。唐伯虎兼長三絕。但是他的妻房太多了。祝枝山年齡既長。貌又不佳。越發不合。唐祝以外。

只有文徵明周文賓。年少未婚。且又兼長三絕。不過杜太史知道周文賓雖是蘇籍。久居浙省。要是月芳嫁給周文賓。當然也要住在杭州。那麼杜太史兩位千金。都是遠嫁他方。豈不要感受寂寞。所以周文賓也是不合他的東床之選。四才子之中。唯有文徵明一人最爲合格。月芳心中對於文徵明的才學。也是五體投地。所抱憾的。不會和文徵明識面。因爲那時十六世紀時代。女郎都深居閨中。不肯拋頭露面。少年男子接近。不比現在二十世紀男女社交公開時代。可以自由選擇。杜月芳和文徵明雖然同住一城。只是爲着禮教上的關係。彼此都不曾見過一面。杜太史和祝枝山很有交情。便央他做冰上人。到文姓那邊去撮合。文徵明早年喪父。家事都由母親文夫人執管。祝枝山上門撮合。當然要謁見這位文夫人了。祝枝山把杜太史願結秦晉之好的話兒

。一一說了。文夫人也知道杜姓小姐。才貌雙全。當然十分滿意。不過文徵明是兼祧問題。總須預先和祝枝山聲明。免得以後發生挫折。他既喪長兄。又承繼着伯父名下的宗祧。在習慣上可以二房媳婦。便向祝枝山道。杜府上的二小姐。雖未識面。但是聽得沈石田老先生說起。這位女弟子確是四德兼全。不過先夫病篤時。曾有遺言。將來兒子娶妻。須得一娶二婦。分承宗祧。一房歸大房媳婦。一房歸二房媳婦。此事有關大事。須得與賢侄說明。杜翰林如肯俯從其請。這樁親事便可尅日告成。祝枝山道。老伯母的意思。自當一一代達。不過愚兒所及。只怕杜頌堯未必允從。她因爲大小姐誤配了蹠頭。一世誤了她的終身。至今怨恨無窮。這位二小姐的東床之選。她眼中只有令郎和周文賓二人。自從崔素瓊小姐被甯王搶去。周文賓失去了意中人。

便悶悶不樂。祝某曾對他說。老杜的第二千金。面貌不亞於崔素瓊。又是老沈的得意女弟子。一筆丹青。名滿吳下。我可替你去執柯。你意下如何。文賓聽了。非常愜意。便討祝某去撮合。見了老杜。說明情由。老杜也很滿意。不過定下兩道約法。一是守定一夫一婦白首偕老之義。不許再納偏房。二須久住蘇州。不得搬往杭垣居住。這兩條約法。第一條文賓滿口允許。第二條却不能遵辦。因爲文賓雖生長蘇州。但是杭州是他第二家鄉。又有許多田產在那裏。必須兩地居住。爲了這一層原因。一樁親事便成畫餅了。現在祝某替令郎撮合。以爲這親事一說便成。令郎是久住蘇州的。無須老杜定下什麼約法來。誰料老伯母又出了這麼一個難題。該是祝某沒福。這現現成成的一頓謝媒酒。又被老伯母打脫了。文太夫人道。祝賢侄取笑了。老身怎敢出

什麼難題。無奈先夫在日的遺言。枝山道。老伯的遺囑。理當遵守。但是有一個變通辦法。只須令郎娶了杜二小姐以後。夫婦和諧。如魚得水。然後再向杜二小姐情商。爲着宗祧問題。須納一個偏房。分承一房香火。以重遺囑。我想杜二小姐知書達禮。決不會拒絕令郎請求的。太夫人道。祝賢侄的話。果是入情入理。不過老身對於遺囑上的話兒。不忍改易。且遺囑上的話兒。是同時娶二房媳婦。沒有說娶了正室。再娶偏房。這事老身不敢從命。枝山把太夫人的話兒。回覆了杜翰林。杜翰林果然搖頭不許。這頭親事又不成了。他又去訪文徵明。他說。衡山。這次做大媒又失了風了。令堂老伯母一副金字招牌。劃一不二的面孔。一點水花都潑不進去。照此看來。我老祝近來做媒的媒運不通。替老周做媒第一個炮仗不響。替你做媒這個炮仗又不響。

。周老二那邊曾有預約。將來訂了他家的婚姻。我是現成媒翁。而且柯儀加倍致送。補償我這次的損失。你呢。文徵明笑道。鷄鳴而起。孳孳爲利者。祝之徒也。既然文賓有了這成例。小弟當然照辦。枝山拍着六指頭的手道。那麼還沒有吃虧。長線放遠鷄。這媒人總得作成我老祝。我可掛得起只此一家。並無分出的招牌。徵明道。杜老先生怎麼這般固執。三妻四妾是男子漢尋常的事。况且小弟並非貪色之徒。實爲着遺囑難違。枝山道。其實呢。老杜限定要一夫一婦到老。固然是執一不化。尊堂限定要同時娶兩位媳婦。也是不知變通。好好的親事。被他們你要這般。我要那般。成了一個僵局。衡山。你不能不佩服唐子畏了。子畏的婚姻。都是想出種種方法。和那些意中人會面相逢。然後挽出媒人。登門說合。自然一說便成。你也沒有瞧見過二

小姐。憑着媒人撮合。又遇着男女家長。都是固執的人。這親事當然難成功了。不過杜二小姐這般的花容月貌。繡口錦心。是蘇城中數一數二的閨秀。周老二和他無緣了。也不要說他了。你的親事。也不算絕望。還有挽回的餘地。老杜不許女婿另納偏房。這事無可通融的了。但是杜二小姐的一寸芳心。或者不想她老子這般頑固。你要和杜二小姐會面以後。仿照唐子畏辦法。也和她當面鑼對面鼓的訂定終身。你可把兼祧及遺囑上的話兒。向她哀求苦衷。叫她原諒。我看杜二小姐一定會允許的。待她允許了。然後再挽出我老祝來。這頭親事便可十拿九穩。文徵明道。老祝。你會瞧見過二小姐麼。枝山道。曾在石田先生那裏見過一回。一日石田先生請我到那邊替他題詩。恰好這位女畫家杜二小姐帶着侍婢。在裏面和石田談論畫學。聞名已久的翰苑

千金。却在這裏相逢。經石田翁的介紹。她竟在花枝招展般的向我行了一個萬福禮。嚶嚶鶯聲似的喚我一聲枝山先生。衡山。我早知石田畫室中有杜月芳在內。便該向你借一件東西。文徵明道。什麼東西。枝山道。向你借一副小白臉。老祝生了這副小白臉。可以唱一齣驚豔了。文徵明道。畢竟月芳小姐生得怎樣美貌。我又可惜沒有向你告借一件東西。文徵明道。又是什麼東西。枝山道。衡山。你的眼光是敏銳的。一見之下。便會判別妍媸。老祝這雙眼兒太靠不住了。我在石田口中探來的消息。曉得她是一位花容月貌。傾國傾城的閨秀。據石田翁說。她的畫勝過老師石田。也許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文徵明聽得石田先生這般贊她。料想這位小姐。一定是神仙中人了。枝山道。周文賓要把杜二小姐娶到杭州去。這是痴心妄想。你和這位小姐。或

者可以聯成眷屬。只要你有緣會見了小姐。這頭親事定有幾分希望。要不然。神仙眷屬當面錯過。經唐子畏知曉。便要笑你太沒用了。他會得和八美聯姻。你却一美都不美。未免辜負了風流才子。枝山的一席話。原是激將之法。却激得徵明不服了。便道。老祝。你怎的長子畏的志氣。滅衡山的威風。竊玉偷香。難道只有桃花塢唐姓一家。並無分出。我也來遊戲三昧。和杜月芳小姐面訂終身。要求她允許我一娶兩婦分承宗祧。好教唐子畏知曉了。也佩服呢。老祝你鬼計多端。介紹我月芳相見。枝山道。錦囊中那怕沒有妙計。你準備着金練子。便可以把我的妙計牽將出來。衡山道。只要有妙計。我不惜重謝。枝山道。怎樣酬法。衡山道。兩姓聯成姻緣。我願十倍柯儀替你上壽。枝山大笑道。你只幾句話。我的妙計便要了你的金練子牽將去了。衡

山你附耳過來。正是

計就月宮擒玉兔

謀成仙島捉青鸞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游興濃濃畫師坐山橋
雨絲片片解元寬輕舟

這日是沈石田老畫師六旬正壽。杜頌堯太史挈同了女兒月芳小姐到天平山鶴壽山房替這位老畫師沈石田先生慶祝上壽。本要想在城中晉觴上壽。因怕煩囂。不合老畫師胃口。這位老畫師閑雲野鶴般的性情。極喜清靜。所以杜頌堯太史借着鶴壽山房替他祝壽。那天平山的鶴壽山房。建築在半山中。地名叫中白雲。地方清靜。佈景天然。風景清奇。林泉幽勝。萬笏朝天般的奇石。近在咫尺。令人目不暇接。這所鶴壽山房。歸道院掌管。裏面有二隻馴鶴。玄裳縞衣。高視闊步。年齡都在五百年之上。附近還有著名的鉢盂泉。泉香四溢。到了這裏。如入仙境。杜太史在這裏替老畫師沈石田祝壽。一則討個好口彩

恭祝石田翁的年齡和壽鶴一般的長壽。二則這裏風景絕頂。月芳小姐要繪一幅鶴壽山房祝壽圖慶祝沈老夫子的攬揆良辰。杜頌堯太史要提高興趣起見。另請了兩位才子爲陪賓。一位是祝枝山。一位是唐伯虎。這是補敘的作法。在這當兒。唐伯虎還沒有賣身投靠到華相府去。所以也在被邀之列。一主三賓。恰是四人。那時是十六世紀時代。男女界限。最爲嚴密。沈老畫師雖和月芳小姐是師生。可是也不能同席飲酒。不過在上壽的當兒。翠袖殷勤捧玉盅。向老師敬酒三杯罷了。那時正是孟夏天氣。清和佳節。道士們等知道杜太史要在鶴壽山房請客。早已打掃清淨。這日杜頌堯和月芳小姐。乘舟而來。在碼頭登岸。坐着山轎登山。杜升隨後跟着。後面還有一乘小轎。便是小姐的侍婢柳兒。一切酒菜。都是舟人包辦。攜帶上山。在院中落鍋。鶴壽

山房。分內外兩楹。月芳小姐挈着柳兒在裏面一間休息。杜太史在外面等候嘉賓蒞止。首先光降的便是祝枝山。隨帶僮兒祝童。前來赴宴。到了鶴壽山房。杜升直隨着雙手。恭恭敬敬的喚一聲祝大爺。枝山笑道。貴管家。何前倨而後恭也。虎邱山上的一塊青石。你可是馱得怕了麼。杜太史聽得枝山到來。連忙出外相迎道。枝山。你怎麼一人到來。子畏呢。枝山道。昨天和子畏約定。今日同舟遊山。來赴盛約。誰料子畏今晨遣着家丁來通知。說主人感受風寒。不能赴宴。囑託我代達歉意。杜頌堯道。今天偏不巧。少了一位嘉賓。枝山道。老先生不必耽心少了一位嘉賓。祝某便可放出二人之量。大嚼而特嚼。管教吃得個落花流水。杜太史聽了。撫掌大笑。於是二人同到鶴壽山房。賓主坐定後。月芳小姐款款上前。喚了一聲枝山先生。便立時回到

裏面去了。杜升送茶後。又捧出精美細點。請客人點饑。談了不多片刻。杜升又來稟報道。沈老爺坐轎來了。後面還跟着一乘小轎。坐的是家丁。祝枝山石田翁素來樸實。家無應門五尺之童。今天也帶着家丁。可謂吁嗟闊兮。杜頌堯也不暇理會。出去迎接。兩乘山轎都到道院門前停落。沈石田先行下轎。後面那個家丁。也隨後下了轎。杜太史敬其主兼及其僕。迎入裏面。先和枝山相見。隨後月芳小姐出來拜見老師。慌得石田還禮不迭。拜罷起身。彼此坐定了。石田帶來的家丁。呆呆的站在一旁。目不轉睛的只向月芳注視。枝山帶來的祝僮。捏着嘴暗暗好笑。杜太史和月芳小姐忙着和石田談話。無暇兼營並顧。枝山笑道。老沈。你在何處得來的這個書僮。我看他聰明面孔笨肚腸。到了這裏。呆呆的站着。賽似天打木人頭。月芳小姐本沒注意到

老師帶來的家丁。經着枝山說了這句笑話。不由得溜動秋波。向那小厮瞧了一下。恰巧那小厮兩條視線也向小姐拋來。說也奇怪。四目接觸的時候。月芳小姐的心扉上。怦怦的動了兩下。只爲那小厮長得太俊秀了。她想樸樸實實的老師。怎有這樣俊秀的僮兒。沈石田道。枝山。你休得取笑。我那裏有什麼書僮。這是向親戚處借來的。爲着遊山的時候。無人扶住。誰知這個小厮。是一粒算盤珠。撥一撥動一動。枝山笑道。這是一粒佛珠。呆呆的站着不動。因爲算盤珠還有動的時候。杜太史道。枝山大家不要說閒話了。我們要坐席了。這一位。壽翁請坐。這一位。枝山請坐。還空着一位。本約着子畏。子畏現在感冒缺席。正在定席的當兒。忽的道士忽忽來稟報道。王老相國也來遊山了。杜太史大喜道。這真是天假之緣。王守溪老相國也來遊山了。

。我們替石田翁慶祝千畝。正少着一位陪賓。老相國文章科第。名重東南。和我們又有翰墨因緣。快去請來相見。這一句不打緊。却嚇壞了石田身旁的那個小廝。要想溜出。原來這位老相國王守溪確是明朝一代名臣。單名一個鏊字。表字濟之。別號守溪。是吳縣洞庭山人。他從解元出身。考中了成化十一年會元。假使在殿試的時候。再來的一個狀元。便是三元及第。可惜他中了第三名探花。論到他的才學。大魁天下。綽綽有餘。王守溪雖然飛黃騰達。身爲貴官。但是憐才如命。却肯虛心折節。下交當世賢俊。所以他和杜翰林。沈畫師都是詩酒好友。他和江南四大才子唐祝文周。都是忘年之交。尤其是和唐伯虎最爲投契。老相國退歸林下時。遊山玩水。時常和唐寅同行。唐寅以外。他便器重這位少年英俊文徵明文解元了。他說伯虎文才。並

世無二。可惜落拓了一些。雖然有託而逃。佯狂避世。但終不可爲訓。衡山你是個少年老成。且和伯虎交好。一切事情。都效法伯虎。惟有竊玉偷香。却不能效法子畏。文徵明道。老先生金玉之言。晚生切記在心。永不忘懷。伯虎的錦綉才華。晚生願學未逮。伯虎的風流跌宕。晚生謹謝不敏。老相國撫掌激賞道。衡山。你果能自踐其非。將來一定是個非常人物。可見老夫賞識賢俊。老眼未花。從此以後。老相國越發器重衡山。衡山也爲着知己之感。兢兢自守。不敢在花柳場中涉足。後來被唐寅捉弄一番。要牽他入迷魂陣裏去。有意開他玩笑。仍舊被他免脫。可是這件事傳入了王相國耳中。越發把文徵明看重了。文徵明和王相國有這樣的來歷。當然這日徵明聽得王相國到來。不免要大驚失色。原來沈石田帶來的家僮。便是文徵明喬裝改扮。文

徵明和杜翰林本非熟識。當然不會窺破行藏。所以這件事是祝枝山疏通了石田。才能進行。石田在先不肯。經枝山再三懇商。石田才允諾。現在聽得杜翰林要去邀請王相國入席。不但徵明失色。石田翁也耽着心事。頻頻向着他的假書僮歪歪嘴兒。是一種使他滑脚的暗示。文徵明飽餐秀花。只半餐半飽。滿意要等大家都入了席。杜二小姐上前敬酒的當兒。再看一個十分飽滿。又聽得枝山說起。月芳小姐這番遊山。隨帶着畫具前來。準備卽席起稿。繪一幅鶴壽山房祝壽圖。這又是一個大好機會。非但可以飽餐杜二小姐的外貌。并且可以飽看杜二小姐的內才。祝枝山瞧見文徵明這般模樣。却又和他打趣。說他是天打木頭人。說他是佛頂珠。賺得月芳小姐回轉頭來。他倆的四目接觸。非但月芳小姐的心扉上怦怦的動了兩下。便是徵明當時也幾乎心醉

在這秋波妙盼之下。道士們稟報一聲王老相國遊山。杜翰林便忙上去迎接。月芳小姐驚鴻一瞥的避入內室。沈石田接二連三的歪歪嘴兒。祝枝山要算鎮靜。面部上也微帶一些慌張之色。文徵明要想滑脚。却捨不得月芳小姐。待要不滑脚。只又怕被王老相國瞧破廬山真面。這時候萬一的希望。只希望王老相國不入鶴壽山房。另到他處去遊玩。那麼這個大好機會還不致于當面錯過。正在想念間。已聽得靴聲橐橐。和那老相國警欬之聲。自遠至近。石田的嘴唇兒越發的挪動厲害。枝山中輕輕的念着兩句老話道。三十六計。走爲上計。在這當兒。文徵明也不得不走了。他一溜烟的出了鶴壽山房的門。在那假山洞中暫避一下。待杜翰林陪得王守溪老相國穿過迴廊。他又一溜烟的出了道院的門。來的時候。他也是坐的山橋。去的時節。行色忽忽。不及

坐山轎了。高低不平的走了許多山路。四月裏的天氣。陰晴無定。忽見四圍山峯上透出蓬蓬的熱氣。如出籠饅頭一般。風送浮雲。把當空一輪紅日掩蔽了。徵明暗思不好了。快要下雨了。這裏離着船埠還有三五里路。這是怎麼辦法。於是脚步忙亂。急不擇路。行到半路。一場大雨。只好在一棵大樹下暫避一歇。叵奈一無遮蔽。落得這位文解元水淋淋地變做了一隻落湯鷄。幸而不多片刻。濕雲過處紅日重吐光芒。文徵明才踏着滑溜的山徑。覓路回船。暗暗稱贊枝山說的唐寅的竊玉偷香手段高明。總是成功的多。失敗的少。想自己初出茅廬。第一個炮仗便不響。弄得這般模樣。自己也覺得好笑。文徵明回到船艙。更換了濕衣。虧得他原有衣服。都在艙中。一經更換。依舊是個文人裝束。舟子已得了文徵明的好處。優給他賞號錢。買囑他不許聲張。

。所以這一回文徵明喬裝改扮家僮。除却唐伯虎祝枝山沈石田三人之外。誰都沒有知曉。到了後來。他在月芳小姐面前吐露情由。一場苦衷。月芳小姐還責他是輕薄兒呢。他到了船中。天色早已開霽。絕好一幅風景畫。碧山如冰。紅塵不飛。想到壽鶴山房的杜月芳小姐。一定在筵前對答揮毫。起這幅鶴壽山房的草稿。可惜書生沒福。不能夠眼見她玉指纖纖拈彩管。羅巾豔豔拂花箋。他又轉眼一想。今天的俊遇。無福之中。還算有福。王少傅忽地遊山。前來闖席。固是一樁沒趣的事。然而還算倖倖。待到定席時才來。我已見過了月芳小姐的花容玉貌。雖不曾看個全飽。却已看個半飽。假使他老人家比着老沈早一刻到鶴壽山房。那麼我望見她的影子。也只得返身便跑。怎麼能夠眼見月芳小姐在紅氍毹上款款下拜。盈盈起立呢。文徵明這時餓着肚

皮。在船中胡亂的吃了些東西。又想起老祝定下的錦囊妙計。他是分着兩步。第一步設法使我倆邂逅相遇。第二步設法使自己和月芳小姐互通款曲。現在第一步已實現了。總須進行第二步。和月芳小姐秘密會面。說幾句知心話兒。把我們分承兩房宗祧的苦衷。一一講明了。只須月芳小姐肯原諒。這頭親事依舊可以十拿九穩。待到未刻初過。冉冉斜陽漸有下山的光景。老畫師沈石田先生已坐着山轎。宴罷歸來。進了船艙。便即開船。石田和文徵明說道。衡山。你假扮家僮。混入鶴壽山房。幾乎鬧出亂子。祝枝山的錦囊中。真沒有好計想出。你上他當了。你去後。杜頌堯問我。爲什麼貴管家不見了。我只說他已先回船中去了。爲了枝山罵他天打木頭人。他賭氣走了。杜頌堯也沒有疑惑到別處。總算幸事。徵明也把方才避雨的話兒。述了一遍。

石田笑道。衡山。你今日的事。可謂不幸而幸。幸而不幸。徵明道。請問石老。怎教做不幸而幸。石田道。你要看我的女弟子對客揮毫。偏偏王少傅到來。嚇得你置身無地。這是你的不幸。幸而我連連向你示意。枝山又說。三十六計。走爲上計。王少傅從迴廊裏走來。你却假山躲避。這難關竟被你躲過了。這是你的不幸而幸。徵明道。還有幸而不幸。又是怎樣解釋。石田道。你躲過了這重難關。前面都是坦途了。只須你在道院的門房中略坐片刻。依舊可以看我的女弟子對客揮毫。可惜你忙着逃走。忽促下山。以致中途遇雨。吃盡苦楚。這是你自討苦吃。所以說你幸而不幸。徵明道。王少傅在座。我怎可以混入裏面。看貴門生對客揮毫呢。石田道。你道王少傅也來入席的麼。他應芝巖長老的約。約他到無隱廟中吃素齋。遊過鶴壽山房。便須

往遊無隱廟。他在鶴壽山房不過坐着一刻光景。談談詩賦文章。他對于你的學問。兀自贊不絕口。又贊你品行謹飭。簡直是後進中難能可貴的人才。祝枝山插嘴道。老先生目光如矩。賞識非虛。衡山的年齡尚輕。居然沒有放浪行爲。比小唐好得十倍。王少傅點頭道。衡山你可敬處。便在這上面。枝山含譏帶諷的說道。目前的小文。固然品學兼優。不知將來的小文可和現在一般。王少傅聽了有些勿悅之色便道。老夫品評人物。從來未曾有毫髮之差。現在的衡山是這般。將來的衡山也是這般。一定可以捏得穩瓶的。枝山方才無語。却我顛眉霎眼。分明笑這位老相國品評人物。今日裏却失了風。穩瓶兒管教打碎也。這一段故事。叫做文解元初會杜月芳。就是在那年四月裏的事。發生在唐伯虎扁舟追美之前。因爲行文便利起見。却寫在唐伯虎扁舟追

美之後。這是一種補敘筆法。敘述已畢。便須接講杜頌堯爲着壽誕在卽。派僕婦了環去接取大女兒雪芳回來。那時交通極不便利。蘇州和東亭鎮雖然不到百里之遙。雪芳在八月十六日動身。到了來日下午。方才抵家。杜頌堯的夫人。已於數年前亡過了。伴他寂寞的只有一位姨太太。這一天。雪芳歸甯。姨太太同了月芳小姐在中門以外迎接。這位姨太太是小戶人家出身。當然是欺貧愛富的一流人了。見華相府的家媳。何等聲勢。和尋常人家不同。她見了雪芳竭力逢迎。一疊連的姑奶奶長姑奶奶短。殷勤非凡。家中一切佈置。連姑奶奶房間中陳設。姑奶奶帶來的侍婢秋桂的房間。也佈置得井井有條。可見這位姨太太的會做人情。不多片刻。杜頌堯已從門外走入。父女相見。自有一番話說。杜府中的上下人等。一齊敬爲上客。服侍周到。誰意雪芳

小姐的胸中。竟是苦不勝言。嫁個丈夫是馱子。一生希望斷絕。她想我若是嫁了一個窮書生。相憐相愛。還不失唱隨之樂。所以雪芳小姐和杜頌堯談話時。隱隱約約的說她丈夫有些不入時務。也不好傾筐倒篋的盡情披露。這便是沒有親娘的苦處。如親娘在世。可以把一切抑鬱完全吐露出來。只有月芳是自己胞妹。向來又是和睦的。一切苦衷。除却告訴媒妁。告訴誰呢。月芳本住在樓下。雪芳住在樓上。月芳小姐爲着姊姊難得歸甯。要和姊姊細談離後情況。便於談心。所以月芳小姐暫時也住到姊姊房中。和雪芳聯床夜話。夜深更靜時。雪芳把自己一生幸福。都誤在錯配姻緣上頭。沒有出頭之日。所以妹妹的終身大事。自己要做一半主張。仍是這般草率從事。你姊姊是個前車之鑒。後悔莫及。說時。眼圈兒起了紅暈。月芳道。姊夫的天資。雖然

差了一些。但是庸庸多厚福。愚鈍的人。用情專一。不比面貌俊秀的郎君。他用情不一。朝不保暮。有名無實。雪芳嘆了一口氣道。妹妹提起你姊夫。又是好氣。又是好笑。你是自家人。我告訴你也不妨。假使你姊夫秉性愚鈍。用情專一。我便嫁了他。也有一些可取之處。月芳驚問道。難道姊夫這般忠厚人。還有外遇不成。雪芳道。外遇呢。現在還沒有。這是公公婆婆管束的功效。不過見了平整的女子。也時時要黏花惹草。婆婆身邊的四香。姿色都好。尤其是秋香。艷絕一時。他別樣都呆。唯有欣賞美色的心却沒有呆。時常却攔住。要調情後來秋香告稟了婆婆。婆婆大怒。喚他到紫薇堂。

我清早上紫薇堂問候婆婆。見他這般丟臉。真叫我罕道。跪在娘前。算不得丟臉。姊姊假作不知便了。

不止這一樁。一時難以說盡。尤其是今年中秋的事。

替他羞煞。只爲公公新買一個書簾。吟詩作對。件件都

得上他。公公在天香堂上賞中秋。喚着兩個跛兒子陪飲。要

作對。一無所能。問及書僮。却是對答如流。公公就把這一席

賞給了書僮。妹妹你想多麼可恥啊。姊妹二人。談談說說。已近三鼓

。月芳小姐笑了一笑。伏在桌上假裝磕睡。雪芳在她香肩上推了兩下

道。妹妹。我們姊妹難得聚會。我過了爹娘的壽誕。就要回夫家去了

。你的事。我也略知一二。快說呢。何必瞞我。月芳紅着臉悄悄的說

道。今年春天。爹爹央託祝枝山到天庫前文宅說親的事。和盤托出。

日後月芳小姐能否和文徵明配成佳耦。在下因要急于結束上集。不及

敘明。待下集中盡量的披露出來。諸君不妨呷一口茶。待觀下集吧。

